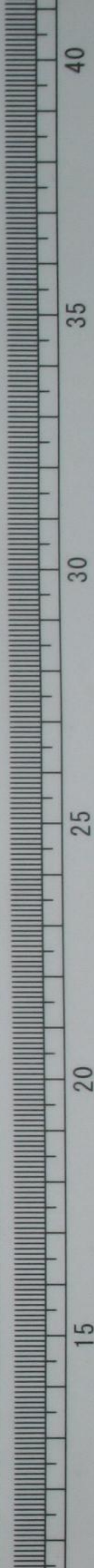


讀杜心解

上卷

三二一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9  
6





文庫 17  
W119  
6

讀杜心解卷三

卷三之一 五律

登兗州城樓 題張氏隱居二首 其一為七律 見四之一 劉

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已上人茅齋 房兵曹

胡馬 畫鷹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附祭遠祖 當陽君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為山 題節 附

范陽太君盧氏墓誌并萬 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龍門 夜宴左氏莊

重題鄭氏東亭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亭奉懷李員

外率爾成興 冬日有懷李白 春日憶李白

讀杜心解 卷三之一目錄 一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92470



杜位宅守歲

李監宅二首

送韋書記赴安西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

十首

重過何氏五首

陪李金吾花下飲

陪

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與鄆縣

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送裴二虬尉永嘉

崔

駙馬山亭宴集

九日曲江

寄高三十五書記

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贈陳二補

關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官定後戲贈

避地

送靈州李判官

月夜

對雪

元日

寄韋氏妹

得舍弟消息二首

憶幼子

一百

五日夜對月

春望

喜達行在所三首

月

哭長孫侍御

奉贈嚴八閣老

留別賈嚴二閣

老兩院遺補諸公得聞字

晚行口號

獨酌成詩

收京三首

奉贈王中允維

春宿左省

晚出左掖

送賈閣老出汝州

送翰林張司馬南

海勒碑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附岑參詩又附為遺補薦岑參狀

贈畢四曜

端午日賜衣

酬孟雲卿

至德二

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

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附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



言本八角

卷三之一

六

至手齊

獨立 寄高三十五詹事

觀兵

附為華州郭使君進  
減殘寇形勢圖狀

觀安西

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題四韻附呈楊四員外綰

憶弟二首

得舍弟消息

不歸

計九十六首

讀杜心解卷三

無錫前碕浦起龍二田講解

婿王 臯逸羣

受讀

姪 錦雲章

卷三之一 五律

起玄宗開元間至肅宗乾元二年

纂年譜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公  
遊齊趙二十九年後在東都天

寶四載在齊州五載至長安六載應詔還下八載間至東都尋返長安十載進三  
賦待制集賢院十一載召試參選十四載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參軍秋冬往來  
奉先白水十五載往白水又往鄜州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陷賊中二載脫賊  
謁上鳳翔拜左拾遺尋放還鄜州十月上還京公亦至京乾元元年任拾遺六月  
司功華州冬間至東  
都二年春回華州

登兗州城樓

邵寶注兗  
州魯所都

讀杜心解

卷三之一 五律

至手齊





東郡趨庭日

前漢志東郡秦置屬兗州

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

岱一作嶽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

秦本紀始皇東行郡縣

荒城魯殿

餘

魯靈光殿賦殿本景帝子魯共王所

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首二點事三四橫說緊承縱目五六豎說轉出古意未句仍綴還登字與縱目應局勢開拓結構謹嚴

題張氏隱居二首

其一為七律見四之一

之子時相見

邀人晚興留

齊一作濟潭鱸發發

春草鹿呦呦

杜酒偏勞勸

急就篇注杜康又作秫酒

張梨不外求

潘岳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前村山路險

歸醉每無愁

春山無伴篇寫得張君清虛蕭淡此篇記其留飲又似極有人羣之興蓋空谷豈然雖習靜之流未免有情也此與前詩未必一時所作公留寓山村有日矣玩時相見可知顧宸云酒本出於杜故云偏勞勸梨自出於張故云不外求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唐書府州各有法曹參軍重節注瑕丘兗州府治鄭是官於瑕丘者

秋水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

掾曹乘逸興

一作到荒林

能吏逢聯壁

華筵直一金

淮南子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漢食貨志黃金方寸重一斤

晚來

橫吹好泓下

亦龍吟

化用游魚出聽事

此逐層敘事之詩一二石門領起三指劉四含鄭相尋絡繹之義也五六敘宴集下一逢字連已在內結乃酒酣樂奏之趣龍吟為橫吹生色亦與秋水相顧

與任城許王簿遊南池

唐志任城縣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

城隅進一作集

小船

晚涼看洗馬

森木亂鳴蟬

菱熟經時雨

世說王獻之夜臥有

盜入室獻之語曰青檀我家舊物可持置之

秋水二字全提中四皆進船之景句句不脫秋水字第七乃作詩之根節逢白露感觸而成也憶舊擅寒意動鄉思亦動矣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走走筆也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

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山之雲乎

震雷翻

幕燕驟雨落河魚座對賢人酒

魏志以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

門聽長者車

陳平傳平家負郭窮巷門外多長者車轍

相邀愧泥濘騎馬到堦除

八句一滾下作一幅尺牘看上四由雲而雷而雨從雨前遞到對雨也五六對酒懷人所謂書懷也七八結出走邀意落河魚本常語注家雜引書符隕魚等事直堪捧腹盧元昌

談此詩亦太遠

已上人茅齋

般若經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畱客遲江蓮

搖白羽

華嚴會玄記青松為塵尾白蓮為羽扇

天棘蔓

舊作夢

青絲

纂朱注杜田正謬夢當作蔓抱朴子及博物志皆云天門冬一

名顯棘本草圖經云春生藤蔓葉如絲而細散然不載天棘之名夢弼云天與顯聲相近也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世說支遁許詢共在會稽王齋支為法師許為都講

須識此詩首尾一貫已公當亦能詩者公益與之酬和而作也可以賦兩人並提與結聯呼應枕簟茶瓜點事也白羽青絲固是寫景亦以映帶上人塵扇捉拂風致也中四都是助發兩人詩興處故七八雙縮應前若以賦新詩單看作公自賦則結語為突出矣

房兵曹胡馬

唐書諸衛府州各有兵曹參軍事

胡馬大宛

於爰切名更記得大宛汗血馬名曰天馬

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

齊民要術馬耳

欲小而銳狀如斬竹筒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

此萬里可橫行

此與畫鷹詩自是年少氣盛時作都為自己寫照前半先寫其格力不凡後半并顯出一副血性字字凌厲其鍊局之奇峭一氣飛舞而下所謂齧齧不斲者也

畫鷹

素練風霜起

素練畫縮也

蒼鷹畫作殊

畫作二字平用猶所謂工作畊作之類

攬身思狡兔



晉灼曰攫。側目似愁胡。孫楚鷹賦深目。條鏃光堪摘。注以條繫鷹足而

古竦字。軒楹勢可呼。孫楚鷹賦。應機招則易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與胡馬篇競爽。入手突兀。收局精悍。起作驚疑問答之勢。言此素練也。而風霜忽起。何哉。由來蒼鷹畫作。殊絕動人也。是倒插法。又是裁對法。攫身側目。此以真鷹擬畫。又是貼身寫。堪摘可呼。此從畫鷹見真。又是飾色寫。結則竟以真鷹氣槩期之。乘風思奮之心。疾惡如讐之志。一齊揭出。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原注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唐畫之問字。延清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

弟之憐。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劔南節度使。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一統志首陽山在河南偃師縣。按之問有陸渾別業詩。陸渾首陽俱在洛陽之南。公亦有陸渾

莊當相去不遠也。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愛過。淹留問耆老。一作寂寞向

山河。愛識將軍樹。馮異事。庾信哀江南賦。將軍一去。大樹飄零。悲風日暮多。

之問與公祖審言為唐律之祖。於公則東山所謂弊家前輩。亦詩法淵源也。故因其廢莊相近。枉道入訪。而以隔世酬吟。致傾仰焉。五六則徘徊而慨歎之也。未并

及其弟。蓋之悌官宿衛時。亦曾居此莊者。今皆物故。是以兼致其悲。黃鶴以之。悌不曾為金吾官。疑原注誤。仇氏因并原注削之。遂使落句無着。殊不知執金吾。乃宿衛官之號。之悌嘗官羽林。何不可稱之有。朱注開元。二十九年。公築室首陽。祭遠祖當陽君。應在是時。今附祭文。

祭遠祖當陽君文。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氏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濶。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縉甲江陵。稷清東。吳建侯於荆。邦於南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奔池。未始騰毒。春秋主解。棠隸躬親。嗚呼筆迹。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胃。峻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戒。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賤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頭號。予以采繁。于彼中園。謹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唐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主判南曹。宋初請外郎一人。顯南曹之任。後或詔他曹。即權居之。此云南曹小司寇。當是以秋官權職者。於我太夫人堂下。太夫人盧氏。公祖審言。壘一作土為山。一賈一作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

言。壘室。壘一作土為山。一賈一作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

賈。土公解。卷之三。五律。四。字。茂。齊。



焚香瓦甌甌甚安矣芴植慈竹

述異記南中生子母竹即今之慈竹也又謂之孝竹蓋

茲數峯

蓋竹叢蓋覆也

欽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

所至而作是詩

照舊本作長題仇列屬改本

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

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淮南將獻壽佳氣日氤

一作氤氳

錯綜還題又極安頓惟南句取如南山之壽意映切壘山太夫人堂下也然惟南字似穉○附盧太君誌并萬年縣君誌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錢箋此代其父開作也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審言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內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馬

靈設發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遺奠之祭畢一二年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厥飾未具時不練與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天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子適曰某開故朝議大夫兖州司馬次曰升唐書作并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鈞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朱云當作清河崔氏介婦榮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三十人內宗外宗寔以踈闊者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以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太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久歿而猶視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擗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標格



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初分姓於唐杜吾祖也吾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刻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名無攸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依藝皇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譽宰邑成名攷某審言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誄為孝童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實為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習於家風以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終始可得聞也昔舅沒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中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惟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乘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先人後已上下敦睦縣馨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婦如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周給不礙於親疎汎愛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生子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為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置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替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鞞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不為重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煙雲德水連天自浮聖象則

其著心定慧豈遙於揚摧者哉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於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萎暉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測有子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長女在列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隣里愆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我起嗆而葬裴公自以從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斂而幽隧爰封其所厥歸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已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宜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處極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則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龍門鶴送指東

龍門橫野斷

顧注杜預云洛陽西南伊闕口俗名龍門

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

元和志

邛山望伊闕曰此非龍門耶

金銀佛寺開

舊注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

往來時

賣土心屏

五律

六

平戎



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前有遊龍門奉先寺五古此再經其地也後半俱由屢過發慨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古詩兩頭纖纖月初生

衣露靜

一作淨

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

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此詩意象都從纖月落三字涵泳出來乃春月初三四間天清夜黑時作也月落則坐久故接衣露字靜琴張設而未必彈也三四中有詩魂燭短杯長已到半酣時節知前半夜時景也吳詠恐是權歌歎乃之聲故忽動扁舟之興此聲正得之吟成之頃者故以詩罷字作點逗自然流出靜細幽長黃生云夜景有月易佳無月難佳按此偏於無月中領起

重題鄭氏東亭

原注在新安界。唐畫新安縣屬河南府。不見初詠想未愜而去之也仍不削重題字可見古人之質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一作輝崩石欹山樹晴舊作清漣曳水衣

張洽詩注水衣水苔也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傷馬

飛

適興清遊之作故景多情少中四仰而俛俛而復仰有流利迴環之妙第六着一歸字便暗引結聯鳥歸而人亦動歸思矣第八着一殘字便暗收全局興殘而目遇皆殘境矣

暫如臨邑至嵯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博議嵯山當是

鵲山之說按天寶四載在齊州有同李北海太守登歷下員外新亭詩原注云亭對鵲山湖即此也見之一今此詩亦當不甚相後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按志臨邑在州北百五十里鵲山在州北二十里故自齊如臨邑當經其地鼉吼

風奔浪魚跳音迨日映山暫遊阻詞伯暫遊自謂舊指員外非卻望懷青關

當即指齊州雷雷生雲霧惟應促駕還

此律詩而帶古意者先是有臨邑弟河泛書至公嘗寄詩竟意矣至是復往省之時員外官於齊州公亦在齊就道而經湖亭與員外別當未經宿也何為即有

賈士公屏

卷三之一 五律

七

庚辰



奉懷之作。人情於朋好遊歷之地。偶一經過。必雷連追感。湖亭即前北與北海員外諸人賦詩處也。故當歇馬觸景時。慨行踪之暫阻。意觴詠之同人。因寄言促駕來歸。即還相聚耳。舊注誤認青關為他郡地名。仇氏遂以暫遊屬員外。一似公從他處來。李先往他處去。至此不值而懷之者。於行踪地境皆失攷也。與登新亭詩互證。自明。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左傳晉韓宣子

來聘公享之。韓宣子賦角弓。既享燕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短褐風霜入。還丹

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後漢書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反。

天寶四載。公與白同在齊魯間。是秋。白即別公再遊東吳。此詩當作於是年之冬。公仍在山東也。書齋。即與李同尋范隱居詩所云。醉眠共被。處情好如此。故嘉樹角弓。誌不忘焉。二句非特古雅可誦。用在東吳。尤為典切也。五見時序。六與李對針。兩人向有瑤草丹砂之約者。七八蓋以酌話別時之語也。以上四句。皆屬自述。

春日憶李白

五載歸長安後詩。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北周書庾信字子山。臨明絕倫。遷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俊逸一作鮑參軍。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詞瞻逸。臨渭北春天樹。江東

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一作文。話斯。

公歸長安。白在東吳。思之而作也。此篇純於詩學。結上立意。方其聚首稱詩。如逢庾鮑。何其快也。一旦春雲迢遞。緬論無期。有黯然神傷者矣。四十字。一氣貫注。神駿無匹。或以細論文為譏其才疎。或以為別後悟入。比前更細。又或以五六為懷其人。前後為懷其文。種種皆當一掃而空。

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戎家。一作家。宋書謝惠連不為父所知。族兄靈運曰。阿戎才悟如此。何作常名。呼弟為阿戎。胡儼曰。注家改為阿戎。不知阿戎乃叔姪事。椒盤已頌花。崔實四民月令。正月一日。以盤進椒飲酒。號椒盤焉。晉書劉琨妻陳

氏元旦獻。盍簪喧櫪馬。易明。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

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守歲接清筵。孟襄陽句也。知歲除聚宴。唐時風俗如此。困學紀聞云。位李林甫諸婿也。蓋簪列炬。其炙手之徒。與愚按公四十獻賦。此云明朝過。正是年之冬。待制集賢時也。時林甫方擅權。在嗜進者。於其戚屬之家。宜何如翁執。此乃曰吾老將至矣。誰更拘束。惟有爛醉而已。宣趙氏稱之曰。感慨豪縱。可想公之為人。

李監宅二首

一作李監宅。朱注後一首見。吳若本逸詩草堂本入正集。

尚覺王孫貴。

仇注李係宗室

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

舊唐書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於門屏

畫二孔雀有求婚輒與

兩首則潛約中目者詩之

禱隱繡芙蓉。

王僧孺述夢詩以親芙蓉禱方開合歡被

且食雙魚美。誰

看異味重。

誰看乃意所不料之義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吳曾漫錄云用神仙傳壽玉乘鳳蕭

史乘龍語

二詩各意非一時之作。此章專述招婿張宴之事。結處點出。曰尚覺曰頗濃。見帝肯舉事。氣象不同。曰且食曰誰看。就美饌登進。駭其珍異。皆若意外。驚見之詞。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離者也。舊云意主含諷。似非本旨。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簾回。一見

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車雖絆驥。戰國策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名是漢庭來。

此春日偶過監宅而作也。與上首意無涉。上四景色韶艷。自是貴家園亭氣象。五六流水對美李也。卻從客心傾倒處顯出。愈覺親執。七八以卑官高貴。跌宕作收。與五六在離即之間。言外見官居鹽鐵。本無汲引之柄。而愛才若此。由其種自帝庭。胸襟自然闊達耳。

送韋書記赴安西

鶴注安西都護府治龜茲國。天寶十一載封常清知節度事。韋必為其書記。

夫子歛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朱紱有哀憐。朱注唐御史賜

書記赴三捷。公車畱二年。漢書注公車令。上書者所詣。欲浮江海去。

此別意茫然。

此獻賦召試不遇後詩。韋就辟而已。將隱送韋兼以別韋也。一二由韋合已。三四一已一韋。五六一韋一已。七八由已及韋。通首如羅文然。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通志韋曲在樊川



韋曲花無賴。家惱殺人綠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石角。鈎衣破藤梢刺。七音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南史劉巖隱逸不仕

常著緇衣小烏巾

二詩一滾遞下。直滾到下章末聯。反點奉陪作結。韋曲花繁乃當時行樂勝地。如公則所謂僕本恨人者也。見花之繁。見賞花者之盛。轉覺攪動春愁。故曰無賴。曰家家惱殺。非盡日騰騰取醉。無由禁此老將至之春光也。下遂激為避世之思。曰鈎衣。曰刺眼。景物若為之勾引耳。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與公子。薄暮欲俱還。還。還。歸。城郭也。

此即蒙上章結聯意而申之。上四布景閒適。猶所謂到來生隱心者也。五六露出本旨。城郭內盡是風塵。風塵中百端戕賊。為公子汨於聲色下。砥正為自己役於名利收韜也。韋曲之西。即杜曲。即所謂少陵原。公之族屬在焉。其有歸根之志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廣文名虔。長安志。增坡者在。韋曲西。何將軍之山林也。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張禮遊記第五橋在。韋曲之西。橋以姓名。名園依綠水。野竹

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朱注。谷口。謂廣文。濠梁同見招。南華經。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平

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十首未必一日所成。比從來路寫起。卻是十首之標題。曰不識。今知。初遊也。先山林。次廣文。次陪遊。而總括之以幽興兩字。既收本首。亦領諸首也。看來山林以水勝。着眼處在。此向後讀去便知。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

起筆自是初到山林語。此處借點時序。三四承夏木。五六暗藏將軍雅致。蓋詠山林而忘其主人。無是體也。故纒入正文。即及之。又妙在即借風潭點綴。恰好與結聯一串。玩起結。其勝在水無疑。

萬里戎王子。日華子。獨活。一名戎王。使者仇云。當是其類。何年別月支。漢書注。西域外國也。異花來



從杜臆 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

雨打開拆日一作離披。

以下皆鋪敘山林景象。此以其各奇種。故專詠之。匝清池句。帶定山林。針線細密。

芻舍連高竹。踈籬帶晚花。碾渦浚沒馬。籐蔓曲藏一作蛇。詞

賦工何一作益。山林跡未賒。此遊當在獻賦。被讒不過之後。盡捨奴兼切書籍賣來問。

爾東家。郗原傳原曰。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思夫耶。

此必當時居傳之處。故篇首着旁舍字。便若以所處為居室也。而後半之興感。亦自宜發於棲止信宿之中。不然則首首可以闌入。而獨繫於此。得不為此詩語病耶。三四本寫景也。然當屢擯之餘。見馬沒而悟逐世之徒勞。想蛇藏而畏讒人之隱中。亦可以拋詞賦。就山林矣。時益去獻賦試文未久也。七八非謂欲賣書買園。蓋讀書無用。將以結避地之隣耳。山林定在杜曲之東。故曰東家。是詩已似收局。後復以留連得句。遂成十詠耳。

潑刺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

甲彈箏用。

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

金魚換酒來。

軍服志武后改佩魚為龜。中宗初仍給魚。楊春曰。杜為此詩時用魚。

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公之留此。固非一日。此似更端而起。故結處又入興後字。詩則合坐莓苔會飲時所成。用倒點法也。前半其景。後半其事。首二刻劃。三四風致。彈箏換酒。又表將軍。時已初夏。紅綻當指梅。實實初綻時多有帶紅色者。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絲。野老

來看客。河魚不取錢。祇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

說文棘小棗叢生。朱注刊作棘。云寒雲色。似是高。大之木。爾雅注。白棘葉圓而岐。為大木。愚謂不必。

茵蔯春藕

脆添生菜。羨陰益食單。涼

賣土公

卷三之一 五律

十一

寧



當主戎幕閒談所載范尼家紫絲布食單為野鶴清晨出一作山精白日藏

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解者紛紛於棘與棟之辯知其於此詩結構未曉也此詠石林曉景而帶紀晨膳之事耳蓋樹非平地之樹即石林之蟠於水府者也曰石林則必有危峰峭壁高据水涯羣樹叢生其上雖小木亦有寒雲之色遠覆之陰矣須知此與茵陳語對而意不對主意在石林之樹茵陳特其膳品也故三四倒轉作承歸重在陰之益涼而鶴出精藏亦俱為寒林生色結曰百里蒼蒼其高可知一片看乃得解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唐安樂公主傳嘗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醉把青荷葉

酉陽雜俎魏慈取大荷葉盛酒刺葉令與柄通名碧筒杯狂遺白接羅晉山簡傳時人歌曰時時能刺郎達船

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上來敘山林景物已畢此以其擅勝在水特為洗發使人知眼目所在卻借昔日遊池之事相形取致筆下都無死句把葉遺羅定昆之遊興依然也今對此汪洋水勢忽動刺船解水之想身居秦地興若江湖與向者之持杯脫帽遊趣同飛矣觀此知吾前此點出擅勝一語實為非謬不然則此首竟成野戰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從前歷詠山林上章又穩括繳過至此歸美將軍一定之體好文不奇在將軍乃為難得下截更深細罷酒多時聽詩不倦起看夜候月在壁蘿薜武人中那得有此可謂絕頂擡高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十首總結無筆不應幽意之應幽興流水之應濛濛朋好之應廣文來過之應不識人所知也其曰自笑誰憐正暗與詞賦何益山林未賒相應各流集而起舞燈前陪遊其可樂矣媚嫉多而悲歌醉後暗投能勿傷乎選勝則愁懷解離群則舊恨來人之至情也獻賦被斥自是爾時關目故應不漏此詩須看其筆筆動字字飛凡數首宜章法一線理固然也但紀遊題又稍異隨所歷而述為詩非如發議寫懷諸作須通體盤旋也特於首尾各一兩章自成布置

重過何氏五首

朱注前遊在夏後遊在明年之春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論者云五首全寫重過。每於虛字刺劃。愚謂此語墮入小家也。前十首逐層題咏。此只疎落寫去。不再將山水竹木鋪排。則作法自別。此五詩之總起。從賓至如歸。意脫出詩成於既到之後。首云原題也。三四遞入正面。五六逗出春候。七八明點重過。言得善即去。竟似吾廬雖係將軍別業。儼然入我故居矣。習熟之甚。使重過意活躍而出。近解謂高枕吾廬。即報書中語。數公夜宿也。則乃字如何。安族謂野人居。就將軍言。則於真作二字不合。上年熟遊。今日始覺耶。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鷓護落巢兒。雲薄

翠微寺。唐書長安有太和宮。貞觀年廢。復置曰翠微宮。元和廢為寺。仇注公詩已云寺。恐非元和所改。天清皇子陂。十

志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向來幽興極。步履一作屣過一作到東籬。

此與下首皆重遊正文。時必雨後也。前四接重來說起。山雨從沙沉推出。時已無雨矣。沙沉者水漲也。樽仍在。非謂前歲之樽尚在。言置酒留賓。主人情重依然如昨。下四放開。有潤熱翠寺皇陂。向來望中所見。而天清雲薄。此番新霽。又別興之所至。欣然縱步履矣。

落日平臺上。春風吸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

鳴衣桁。下浪切。廣韻竹竿也。蜻蜒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疑即接上步棟來。步棟所向原無定主。到此平臺。觸景息足。猶前遊所云隨意坐莓苔也。點筆題詩。境與情湊。翠鳴蜻立。物與春偕。上曰幽興極。此曰幽興熟。顧宸謂兩章緊相照應。

頗恠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薛蒼舒曰。軍頓秦書符堅造金銀細鎧。金為綫以縲之。今謂甲之精細者為鎧。字中謂相銜之密也。苔臥綠沉槍。武庫賦。綠沉之槍。西溪叢語。綠沉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手自移蒲

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此猶十首之第九首。專美將軍也。彼美其好文。此美其幽意。幽意正與已同。趣當時君心。躡武邊帥貪功。亂端已兆。將軍不驕不奢。超然物外。故雖用拋甲臥槍之語。而無曠廢厥職之嫌。杜臆云。白日羲皇不須高臥。乃翻用陶語。

到此應嘗禮記注。判半也。宿相畱。可判年一作蹉跎暮容色。一作悵望好



林泉何日露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此五詩之總結乃是謝別主人之詞言此中固可常留矣其如容色將衰林泉難戀尚期露祿以買田即未能脫屣於朝市是以顧斯遊而茫然自失耳舊解俱蒙○此固與前之第十章同一收局也然須看他句句翻轉彼云歸期無奈此云常宿相留彼云出門回首此云露祿歸山彼云風雨亦來此云斯遊不遂善解翻法便脫板樣觀此可悟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烏毳隨意數花鬚細草偏稱坐稱字義作去聲讀作平聲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張遠作執金吾

唐六典金吾將軍掌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

八句流行而下三四體物屬詞有意無意烏毳即花片也因風吹落見其輕颺以去而花鬚露矣因隨意數之意非必於數也懶再沽已醉矣結語詠詞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簡注天八溝天

寶元年韋堅所通漕渠通志下杜城西有五橋丈八溝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波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家語注雪拭也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仇云輕遲波靜四字詩眼甚工○結語釋氣

雨來露席上風急一作惡打船頭越女紅裙溼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榜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杜臆云二首相為首尾以雲雨為過脉而歸路蕭颯與放船好相照故下翻字○三四亦似合掌率句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羨陂得寒字唐書鄠縣屬京兆府長安志羨陂在鄠縣西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漢武內傳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朱注雲子麩飯之白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



持答翠琅玕

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以雙玉盤

不經意詩方回云無計迴船有投轄意

送裴二虬尉永嘉

蔡曰虬字深源唐書永嘉縣屬温州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

寰宇記孤嶼在温州南永嘉江中嶼有二峯

故人官就此絕

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

漢書梅福補南昌尉棄妻子去隱於會稽至今傳為仙

遊山憶謝公

謝靈運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遨遊

扁舟吾已具

一作把釣待秋風

局用倒勢如凌虛御風而來也而官就此恰提五六與誰同恰提七八仇云梅切

縣尉謝切永嘉黃生曰東道有知交遊踪有前哲故起扁舟之興愚按時方失志其亦激為逃世之思歟

崔駙馬山亭宴集

仇注玄宗女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咸宜公主下嫁崔嵩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

借用超宗鳳毛以貼蕭史跨鳳

湫流何處入亂石閉

門高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一云終日困香

醪

仇云時公主蓋已逝世此想當然語卻有會山亭當是公主墓田別館故見湫流門閉有林間鳳毛之感焉否則三四之景與主家不稱也當日楊氏專寵於從前貴主遺踪罕復垂盼而駙馬之宴集賓朋豪興不改亦當有新故之換矣言外凄然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

荆楚歲時記茱萸九月九日熟折其房插頭可辟惡氣

浮舟菡萏衰

爾雅荷芙蓉其花菡萏

秋已半

時公年四十餘

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

指曲

荆門此路疑

九域志江

荆楚

陵府龍山上有孟嘉落帽臺舊注其地在荆門東按荆門為川江門戶亦以映切曲江記九日為菊花會

仇云上四拈九日下四拈曲江愚按拈九日處着浮舟句仍帶曲江拈曲江處着菊花句仍含九日杜臆云即老去悲秋之意



寄高三十五書記

即高適時在哥舒翰幕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唐書適年過五

十始留意篇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主將汝才子崆峒足凱歌龍右有崆峒山聞君已

朱紱且得慰蹉跎

前有送高三十五詩見一之是初就幕時也此則寄候之詞高名之重以詩公之契高亦以詩故問詩特詳才子凱歌仍就詩說而幕主與軍功兼表矣朱紱慰蹉跎彼此詩人一遇一否即遇者亦微幸與慨俱有

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鶴注楊侍御使蜀張參軍往依之唐

書蜀州屬劍南道

好去張公子漢童謠張公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

尖御史新驄馬後漢桓典傳語曰行且止驄馬御史參軍舊紫髯晉書郗超為桓溫參軍府中號曰髯參軍

華五善處上聲皇干汝定無嫌

好去直管到底中四兩地兩人面面俱到吾善處言是吾往年游處之人極相好者也舊都鵝突無嫌首尾呼應此本薦書也卻祇是告張之詞無贊語無囑託語但云張也吾通家楊也吾善處好去無嫌而已超絕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後漢書永光年帝幸東觀

君王問長卿漢書上讀子虛賦而善之狗監揚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皂鵬寒始急天

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陳除補闕而賀之也陳遇既晚公且中年未遇故詞氣間喜憾交集世儒愚然自謂三四足敘其得官非稱其供職也後半露意若曰如君者遇雖晚乎亦聊可自寬耳言外有不過者在試思通套賀人者豈作是言故讀書貴設身處地也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唐書左右衛將軍掌統領宮禁警衛之法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壯夫謂將士哀詔惜精靈

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紀功按此勒銘只作立功解封侯意踈濶

編簡為誰青

首章總領哀挽大意三四用分筆贊後半以有功不候而惜之大抵將軍嘗立功塞外而未加爵賞者結語有味外味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音纖鋒行愜順猛噬失躄丘妖切騰

赤羽干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次章追敘身前也上四紀其絕技劍弓分承下四正紀塞外立功之事即申明首章已勒銘意赤羽會膳黃河履冰設色精彩黃河指塞外者結語逗出至今稱三字相合挽詞不然真是紀勳詩矣此詩脫胎李廣傳

哀挽青門去

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第一門曰青門新阡絳水遙應劭曰絳水出絳縣

鄧注去長安六百里路人紛兩泣天意颯風颺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

驕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後漢馮異傳諸將於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稱大樹將軍

卒章紀送葬情事哀挽正文也五六就現在餘威穩括前二章邊功意七八詠歎封侯踈濶意作收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鄧注白水在今西安府舅是崔十九翁此與下首俱秋往白水奉先之詩年譜謂十一月蓋泥於詠懷五百字一詩耳豈知秋時先往置家殆因留京久困絕意引去也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溼白水雨偏多精禱

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絃歌

時必白水苦旱崔明府為民精禱致雨故作此美之首即提出政字便得主腦卻以劈空見奇至五六點破歡娛謂何猶云樂不可支也末聯收足喜意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長安志奉先縣西南至京兆府二百四十里

今日潘懷縣晉書潘岳傳岳為河陽令轉懷縣令同時陸浚儀晉書陸雲傳出補浚儀令坐開桑

落酒晉書陸雲傳出補浚儀令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



霧披晚酣留客舞。鳧鳥共差池。

後漢書王喬為葉令入朝有雙鳧飛來乃舉網張之但得雙鳧

時或在奉先則楊主崔寔或在白水則崔主楊寔俱可不泥總之潘比主陸比寔坐扇主來屬寔也仇注五六雖云即景亦見二公之肅清洞達按留客之客公自謂鳧鳥又挽合崔楊

謂鳧鳥又挽合崔楊

官定後戲贈

原注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參軍。杜臆戲贈公自贈也按係十四載秋後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

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颺。

北解嘲之什也尉職為人屬吏率府定是閒曹上四明辭就之故五六自贈語也。可作一生總贊結言不得歸言外正有不樂久居之情官雖定仍未得志耳

避地

編至德元載即入蜀十五載時安祿山已陷長安矣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  
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神堯皇帝會見出腥臊。

苦奔竄而望治也三四世亂情事古今同狀七八是公素心

送靈州李判官

靈州即靈武。編靈武初即位時。集外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

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靈武屬朔方節度

攷史祿山反以郭子儀為靈武太守充朔方節度使李必節度所辟也。結有遠神。

月夜

此下編陷賊時詩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

安。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鶴云十五載公自鄜州赴行在為賊所得時身在長安家在鄜州。心已馳神到彼詩從對面飛來悲婉微至精麗絕倫又妙在無一字不從月色照出也。是時



肅宗在靈武自鄜北出亦為賊得。知京畿旁邑皆戎馬場矣。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非泛詠雪也。上提傷時之意。遞到雪景。下借對雪之景。迴時事。雖似中間詠雪。隔斷兩頭。實則中皆苦況。正足縮攝兩頭也。

元日寄韋氏妹

鶴注是至德二載元日。韋氏妹嫁韋氏也。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

漢志屬九江郡。鄧注今鳳陽府臨淮縣。

郎伯殊方鎮。

宋注婦人稱其

夫曰郎曰伯。按二字疊用。或是當日方言。

京華舊國移。

為賊一作秦。

城迴北斗。

長安城本似斗形。見三輔黃圖。迴北

斗。又是用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意既切地亦紀時也。舊注皆偏。

鄧樹發南枝。

希曰。楚辭哀郢。望長楸而太息。今此鄧樹所由來也。仇云。鍾離春秋時屬楚。故云鄧。古

詩。越鳥巢南枝。

不見朝正使。

唐會要。天寶六載。敕自今諸道應賀。正使。然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

帝痕滿。

面垂

起二敘事。殊方即指鍾離。妹也。郎伯遙隨。此則京華改觀矣。五六就兩地納入元日。七八即借韋郎感及國事。言若宮廷如舊。彼且以朝正來聚耳。今也事異境遷。豈獨兄妹相睽之感已哉。要之此句之根。已伏在京華舊國移也。舊於殊方朝正兩句錯會。便通首撇開。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

唐書平陰縣屬鄆州。公後有憶弟詩云。饑寒傷濟州。即此引左傳。晉師在平陰。此係今開封府河陰縣。相懸甚矣。宜急正之。

遙

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郵烽舉新酣。戰啼垂舊

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

一作魂。

上四舍弟消息。下四得消息而悲亂離也。趙云。次句有吾以汝為死矣之意。按側身寄食。申舍弟存千里一家。申平陰信。此與春望之次聯。皆橫劈承頂之法。第五拓開第六收攏。一新一舊。見亂方殷而悲已久也。曰幾人魂。則彼此存亡難卜。不知兄招弟。弟招兄。語極滾痛。比幾時神味較長。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

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

滾負鵲。



鴿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弟之家口在東京陸渾莊公時家寄鄜州

鄜州屬西京雖在命如絲

卽就前章下截意申寫要是從得消息撒進一層作意也言汝不能歸吾不能往消息亦徒然耳下截詠歎法三十口正與前幾人魂相照何顏面言作何狀貌不說慙旅農云老社至性人每於憂國思家各見衷語若徒為一飯不忘君而不動心骨肉者必偽人也

憶幼子朱注公幼子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

空山道柴門老樹邨憶渠愁只一作即睡炙背俯晴軒

憶子因節換而觸也二與一借對要是逗破感觸情節五六泛言家放鬆一筆結又收合幼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斫卻月中桂酉陽雜俎月桂高五百丈一人

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清光應更多朱注紅藥丹桂花也離放紅藥朱注紅藥丹桂花也想像

顰舊作青蛾朱注世傳月中有嫦娥故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賦而比也得力在無家二字全局都領總從離懷吐出寒食字只一借逕通首不黏意只趨向對月去也如金波本說淚卻便搭上月光愁眼對月纖翳盡屬可憎故有所桂光多之想實則此二句正為五六生根蓋不斫則紅藥撩人在此離之嫦娥厭看久矣夫桂藥何辜而嗔恠若此總由離愁所激耳故未又借有離必合之牛女託醒曰漫愁曰猶渡若羨之若妒之妙不可言此首詠月從月中黑翳落想黃生以紅藥為春花於詠月不倫仇氏以牛女卽月下所見不知春時牛女不現夢溪筆談云次聯不對謂之偷春格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一作荒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

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溫公說是詩有人物散亡意在言外之歎趙訪說是詩明照應相生引伸作法之端其實詞旨顯淺不須疏解鶴云三月季春三月也按自祿山禍起至此已一



年餘鶴說良是但如此則不成句法矣破史上年之春潼關雖未破而寇警言不絕此云連三月者謂連逢兩個三月詩作於季春故云然耳

喜達行在所三首

原注自京竄至鳳翔唐書至德二載二月肅宗自彭原幸鳳翔時改扶風為鳳翔郡舊注公至鳳

翔在夏四月

西憶岐陽信鳳翔古岐地無人遂卻回遂卻猶言即便眼穿當落日向西而望心死

著寒灰霧別作茂樹行相引連山別作蓮峰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

賊中來

題眼在一喜字三章逐層下一章從未達前落到初達是喜字根苗起倒提鳳翔暗藏在京四句一氣下是未達前一層也五為竄去之路徑六為將至之情形七八就已至倒點自京妙在前說在京時着西憶眼穿心死等字精神已全注欲達矣又妙在結聯說至鳳翔處用貼身寫今喜字反進而出而自身老瘦又從旁眼看出筆尤跳脫也

愁思胡笳夕蔡琰有胡笳十八拍淒涼漢苑春三輔黃圖漢有三十六苑生還今日事拔賊而歸

帝所故口還聞道暫時人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光武紀帝行司隸校尉置官屬作文

移一如舊章又望氣者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二章寫初達時之情事氣象是喜字正面前首本從未達起也卻預憶行在此則寫初達之情矣起反轉憶賊中筆情往復入妙三四洗發竄至二字而此四句正對所親驚老瘦作歎息聲也五六明寫達暗寫喜七八明言喜反說悲而喜彌深筆彌列矣此為喜字點睛處看翻點法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唐書鳳翔府郿

縣有太白山三秦記在武功縣南地圖記上常積雪無草木又記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漢書京師有南北軍屯至武平百越內增七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三章透出達後本懷是喜字結穴起以上句別下句勿如俗解硬尋上篇一句作頂也猶瞻從死去說來死則不得瞻今猶得瞻矣來歸而過光天喜可知矣五六纔見面君而以心蘇對影靜仍不脫竄至神理也七八結出本願乃為喜字真命脈文章有對面敲擊之法如此三詩寫喜字反詳言危苦情狀是也言言着痛筆筆能飛此方是欲歌欲哭之文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靈憲序嫦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搗藥

兔長生。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搗藥。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

休照國西營。鳳翔行在所。在長安西。

對月而傷時事也。二載閏八月始有收京之命。時尚未有此舉。故傷之也。此詩詠月。全從清皎上出意。口氣直滾下。月本欲其明者。此則因帝座久偏而恠之。曰月獨何為不沒也。長生也。祇益我悲而添我老也。能照如此。則賊鋒滿地。豈不知之。宜無照此偏處之御營矣。矣而清皎若是。趕至七八露意。妙下一知字。貼月說味。

哭長孫侍御。有送侍御赴武威判官詩。見一之一。鶴云。豈其未到官而死耶。集外詩。或刻杜誦。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晉都說云。臣舉賢良方正。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

憲府屢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柏。漢朱博傳。御史

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蕭瑟九原中。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不類少陵。

奉贈嚴八閣老。鮑曰。嚴武也。時為給事中。蔡曰。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

扈聖一作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鴉在

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一作許接聯。公已拜拾遺。困學紀聞。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

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年而自稱。為老夫。

地方官職時序輩。行才藻色色俱到。

畱別賈嚴二閣老兩院遺補諸公得聞字。一作兩院補闕。得雲字。宋注。

時賈至為中書舍人。嚴武為給事中。兩院謂拾遺補闕也。



田園須暫往新書本傳甫家寓鄆彌年艱窶許甫自往省視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

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時一作晴吹角邠堪

處處聞

一二別之故三四留別之情五六別之時七八預想別途之感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鄆注三川在鄆州南六里按即高家廬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饑鳥

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

頭陳書江總濟陽考城人仕梁侯景陷臺城避難會稽憇龍華寺寺即其上世都

指此正以自况值亂而歸寓宅也以江總十八解褐之年計之避難時纔三十餘耳而

於還家二字欠明至日知錄以陳天嘉四年徵還年四十五為解亦不合還家非還朝之謂頭亦未可云黑也

此將到時作將到而反恨途長反嫌日晚遠歸心急人確確如此三四之景正是姑且問宿時下四書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媿野人

應即口號之夜所成故云家尚未到燈亦何勞爾花正須把酒取醉解我客愁而興之所至不覺觸口成吟耳此述得詩之由所以有詩成句五六雖屬推開仍是離家之感謂於時無濟於業無成徒然匏繫一官轉媿邠民團聚也上下一片

收京三首

收西京也仇注此是在家聞詔也肅宗於二載十月還京時公尚在鄆州年譜謂扈從還京與詩不合當以詩為正

仙仗離丹極上皇幸蜀妖星照一作帶玉除賊入長安須為下殿走梁武帝紀熒惑入南斗天子下

殿殿不可好樓居一云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漢武帝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莊子堯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盲然喪其天下焉聊飛燕將書史記燕將下聊城田單攻之不下仲連乃為書射城中燕將得書自殺按此比九月



之師發鳳翔克西京曾不盈月如聊城之一紙下之也賊將亦自燕來故用其事 依然七廟略受與萬方初

首章原題也須識此時聞信而喜全無追咎上皇之意上四特追敘緣由以為仙仗之遠去由妖星之肆虐耳如此則須為出走不可安居矣或謂三四譏其好神仙或謂尤其寵妃子此皆以輕薄之見測渾厚之語也觀別本得非難作二語兩存互證可以窺其意矣五六在一詩轉關之界言出狩曾無幾時而蕩寇捷於一紙依然舊物重光豈不休哉錢箋以飛書為祿山招李光弼大諺朱注以為河北折簡可定則又太落後層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舊書肅宗還京

十一月朔御丹鳳樓下制曰早承聖訓常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負荷仍注先是元載七月即位靈武制書大赦故云又下也按舊又引此後十二月之制錯

懷商老 張良傳四人者隱商雒山從太子召戚夫人指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 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

日 左傳禹湯罪已 霑灑 一作 望青霄 青門詆即喜其興也勃焉 極露中意

次章題正面也上四反折醒跳聲與淚與者端喜氣一并躍出五六於正始之日首舉其重且大者以為頌禱斷非小家數所及言我君從此安儲位戀寢門蘇氣薰蒸重開太平小臣何幸叨逢於此日矣能不望青霄而感泣哉時上皇尚未還京故曰憶 朱氏云肅宗前以良娣輔國之譏賜建寧王死至是廣平又為良娣

所忌雖李泌力為調護而時已還山公恐復有建寧之禍也又肅宗於上皇失在還京後使良娣輔國得媒孽其間以致子道不終公若深有見其微者仇氏解未二句遂云恐罪已之日又增闕失是以灑涕耳噫為此說者不已薄哉公爾時身遠闕廷忽聞新詔此心何等雀躍旋即逆料其君將必戕子拂親有是理乎夫黃臺瓜之諷公與泌諒有同心而其還山與否爾時恐猶未悉至上皇為上着黃袍尚屬後事况媒及興慶更隔二年也總之彼以上句例下句解為億逆愚以下句例上句解為願望毫釐千里必有能辯之者總由錢箋流毒傳染而不能出甚矣錢氏之為詩禍也至箋所云云之詩蓋不待明者而見之矣

汗馬收宮闕春城鏹賊壕賞應歌杖杜 歸及薦櫻 勞還役也

桃 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 先薦寢廟注含桃櫻桃也 雜虜橫戈數 謂回紇北庭 功臣甲第高 諸助順者

萬方頻送喜 易林謳 無乃聖躬勞 晉羊祐既請伐吳乃

曰正恐平吳之後方勞聖慮耳 意與此同非無使君勞之謂也

三章題後也遙想還京之後整頓維新如鏹壕蕪勞薦享諸事次第舉行始無寧息他若助順之遠人粹難遣發中興之將士漸啓驕奢此又目前事勢所當深慮者在萬方臣民不特聞克復而一喜且將續聞新君廟略措置得宜頻頻而喜矣而在聖躬無乃焦勞方始乎此乃是跋子望之之詞時東京未收慶緒未滅城闕



言本八角  
卷三之一  
公宅  
寧拜齋

寢廟殘破必多。削平修理尚需時日。故用春城薦櫻桃等字。

奉贈王中允維唐書天寶末維官給事中為賊所得服藥取痢詐稱瘖病祿山遣人迎至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偽署賊平維

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特宥之賞授太子中允。還京後作。

中允聲名久如今。聿濶深詩毛傳聿濶勤苦也。共傳收庾信。梁書侯景之亂簡文帝使庾信

不比得陳琳。魏志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敗琳歸太祖太祖曰卿昔為本

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

試誦白頭吟

杜臆此直是王維辯冤疏。愚按是先敘事後議論之文。言中允負才蒙難。今則人共傳之。曰幸邀收錄。不加責問矣。要其得此。豈倖致哉。惟其戀主寸心。足以一誠相感。試索誦其哀吟。可知其不二。中允洵完士哉。吁。公之樂成人。美有如此。

春宿左省鶴注拾遺屬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亦曰左掖。乾元元年諫省作。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

一作聽金鑰。一作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唐書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

數問夜如何。

仇云自暮而夜而朝敘述詳明而忠勤為國之意即在其中。按三四只是寫景而帝居高迥全已畫出。後四本貼宿字反用不寢二字。翻出遠神。都無滯相。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漏刻銘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為備趙曰淺謂在晝不若夜也。春旗簇仗齊。退朝

花底散歸院。柳邊迷院即樓雪融。城溼宮雲去。殿低避人焚

諫草騎馬欲雞棲。雞棲不過言晚日知錄述張錦衣之說據後漢書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謂公欲效轍車羸馬之意此

亦矜奇之僻。且此語出於單超超為伯厚奏辭所由入朝而退朝而歸院再從院中回寫宮景并院中之事。然後結到出掖時自晚矣。春宿晚出二詩作法正相反。春宿就題直起。結處繞出題後晚出題前徐引。

讀士公評  
卷三之一  
五律  
二五



末句煞出本題其中二聯春宿寫景在三四  
言情在五六晚出敘事在三四補景在五六

送賈閣老出汝州今屬河南南陽府

西掖梧桐樹初學記中書省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按賈至時為中書舍人空留一院陰艱難歸

故里黃白至河南洛陽人汝與河南府為隣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

人生五馬貴漢官儀太守四馬行部加一馬故稱五馬莫受二毛侵

九城志汝州梁縣有紫邏山起聯破空而來絕奇他人用作落句則常調矣賈之出守大抵是失意事故皆作惋惜慰遣之詞

送翰林張司馬學士南海勒碑鶴注唐志翰林無司馬按時或奉詔勒碑新授兼銜也其云勒碑者

姜氏謂即新書所載詔呂向為鐫勒使之類唐書廣州南海郡屬嶺南道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原注相詔從三殿去兩京新記大明宮有麟德殿在仙居

殿西此殿三面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

海使別作天遣幾時迴

一二原題三四奉使五六張去七八祝詞黃生云結暗用張騫事既同姓又出使又海上用事精切堂皇而綿邈自是傑作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宋注補闕屬中

書省拾遺屬門下省唐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廡各有門東曰日華東則門下省也西曰月華西即中書省也凡兩省官殿系銜以左右者皆分屬焉冉冉柳枝

碧娟娟花葉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詩不須解附岑詩并薦岑狀

寄左省杜拾遺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

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丞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

論雅正佳名蚤上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



詩林八解 卷三之一 六 寧拜齋

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左補闕臣韋少游。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等狀。

李崇莊云據狀遺補各有左右前注分屬東西之說非是。贈畢四曜。公有偏側行贈畢邀飲見二之一此必就飲時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官卑。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詩品江文通詩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鮑參軍詩善製形狀寫物

之詞貴尚巧似不避危仄相顧免無兒。杜臆江鮑有詩傳後必定無兒故有下句

玩此詩贈畢非止贈畢兼自寫抱狀已况以形容畢况實借畢况以感慨已况也意畢亦與公貧薄相類故云然觀末句相顧字可悟。

###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音平長短。終身荷聖情。

鍾惺曰是近臣謝表。

###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夏長一作愛燭紅。相逢須袞袞。告別莫忽忽。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鶴注出華州將行時作。愚按雲卿亦當有他行也。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長安志唐

京師外郭城西面三門北開遠中金光南延平唐書華州在京師東一百八十里按二載出金光即喜達行在時今出為華州司功貶也公之救瑄在去歲瑄雖罷猶在朝今瑄以五月貶公遂以六月出師氏云賀蘭進明譖之按華在東而西面門為與親故別親故有在西者也。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一作騎。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

讀士公解 卷三之一 五律 二十七



侍歸京邑近侍謂為拾遺曲江詩亦云近侍即今難浪跡京邑謂華州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

駐馬望千門

題曰有悲往事而詩之下截并悲今事矣妙在三四說往事卻以至今為言下便可直接移掾顧云移官豈至尊不敢歸怨於君也當時讒毀不言自見又以無才自解更見深厚結句仿云雖遭讒毀終不忘君也○附奉謝口救狀

奉謝口救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敷許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救宜放推問知臣愚慙赦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猶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瑄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瑄之激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畫一保泰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觀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 至德

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在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獨立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溼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比物連類刺讒之意深焉彼鷺鳥逞其搏擊白鷗敢任其往來乎益露衣張網中傷無已時也一氣趕至七八微露本旨

寄高三十五詹事

唐書至德二載高向滴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李輔國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一作如宦達歲晚莫情疎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慰而候之後四若作恠詞彌顯交厚仇云宦達以將來言

贈高式顏

錢箋高適有宋中送族姪式顏詩云惜君才未遇愛君才若此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仇注故人指式

顏割跡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朱注公遣懷詩昔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今適在遠故慨及之平生

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詳詩意公與高適輩遊梁宋時式應亦在此日失意相逢式顏亦正落寞回首舊遊風流雲散因憶及其叔輩諸人也飛動意從當日梁宋間氣槩觸起清空氣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通鑑乾元元年六月李嗣業為

度使八月同郭子儀等討安慶緒按自懷州赴關中待命道經華州乃八月以前未赴討時事也

四鎮富精銳舊書龜茲疏勒焉耆四鎮都督府皆安西都護所統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

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韓非子齊桓公伐孤竹還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馬而隨之蒼鷹

饑一作秋著人臨危經久戰朱注按史嗣業討小勃律執一旗引陌綠險先登及收西京官軍幾敗嗣業執長刀陷陳賊遂潰

用急始如神

首章單就安西兵着筆述其前效以鼓舞其新功也前四泛言其可用後言惟其慣戰故可信之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時九節度將步騎二十萬此云萬馬祇就嗣業所統言中原統河北在內談笑無

河北唐書河北道領孟懷魏博相衛貝滑等二十九州朱注時安慶緒據相衛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

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次章就兵過待命着筆上四美其忠勇五六見軍容七八見紀律二詩能以勁筆畫出勝兵心肝句使筆太狠

觀兵元年十一月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圍鄴城此舊編東都詩內公之東都在冬末是時兵已在鄴矣安得復於東都觀之耶愚謂

前觀其赴關中此觀其赴討當在九十月間仍是華州詩也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頡注北庭謂李嗣業時統四鎮之兵故尤多精銳舊無敵邊

隅今若何邊隅指延州雁門等東抵燕塞之邊妖氛擁白馬南史侯景傳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元帥待

賣土心屏 卷三之一 五律 二十九 寧拜齋



言木八角  
莫守鄴城下鄴在今彰德府界斬鯨遼海波遼地南臨渤海此指

安史  
巢穴  
時朝廷命九節度討鄴軍無統帥委一中人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公甚危之故作是詩按是時慶緒據鄴史思明據范陽雖浸不相能而聲援遙應若頓兵鄴下則范陽必來援若直搗東北之巢則鄴城不攻自棄矣公特借所見嗣業討鄴之兵而發之只首二敘事舊無敵節前詩久戰如神之旨也今若何猶李泌塞北出之旨也言精銳若此邊隅豈難度耶擁白馬比安史諸賊待瑊戈宜權歸主帥七八點破本旨心手了然觀此知公之論事不在鄴侯下矣尚安得以詩人目之

附進滅  
殘寇狀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求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觀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之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虺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傾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

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從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統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遷延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祈縣等軍驀山風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貝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賞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 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狀議與詩不甚合此或就郭圖形勢規畫其事理也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題四韻附一無此四字呈楊四員

外館原注甫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茯苓舊書館字公權華陰人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唐書華州上輔歸來稍暄暖當為斲

青冥圖經本草茯苓生大松下二月八月采陰乾說文斲斲也翻動神仙一作窟窟封題鳥獸形陶隱居本草茯苓形如鳥獸龜鼈者良

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賣土心屏 卷三之一 五律 三十



黃生曰八句一氣敘來酷似途次乍逢立寄口信之語按自華之東都須經華陰時楊綰當已家居公本欲面致斯語適逢少府入城因附此也

憶弟二首

原注時歸在河南陸渾莊

喪亂聞吾弟饑寒傷濟州

前有得舍弟消息詩云近有平陰信即此

人稀書不到兵在

見何由

時河南雖復而討鄴之兵尚往來不絕

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

恨惟共水東流

濟州在河南之東

首章遙想弟所在而憶之傷不得見也○憶昨催走逃亂也無時去憂傷離也着狂字病字句似拙而轉深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  
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次章就今身所歸而憶之意其暫可還聚也○一二略作喜詞言此間既定且莫問河北矣可以歸矣三四表出不歸而望之情五六描出舊莊無人之象七八復推出所以不歸之故為亂久信託也凡四層曲折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兀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傷我牀

雖得消息而仍不見依舊作苦語上四屈曲作意言故鄉值亂難住不如他鄉好矣然且不能已於憶者直為此心以亂而厄離而苦存亡莫保故久念不釋也與字內含存亡不可知之意說杜不會一轉一折看便混下四轉說與舊莊消息通首俱若不勸其歸者其悲更甚公不久亦西客秦成舊莊殘廢可知

不歸

顏延之詩死為長不歸

河間尚征

一作戰

伐汝骨在空城

唐書河間郡屬河北道按從弟之死必在河間

從弟人皆有

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邁

弼曰數金幼時識數錢也夏客曰用河間姪女數錢語以應河間按兼此二說乃全偶憶少時

聰慧事適與河間故實湊泊故云

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悲從弟之客歎也語質而悲結更深痛



卷三之一

羅正申字子四  
肯綮補氏邦國

卷三之二 五律

秦州雜詩二十首

送人從軍

示姪佐

山後寄三首

宿贊公房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

束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遣懷

寓目首野

望

雨晴

日暮

東樓

山寺

天河

初月

擣衣

歸燕

促織

螢火

蒹

葭

苦竹

除架

廢畦

夕烽

秋笛

空囊

病馬

蕃劍

銅瓶

月夜憶舍弟

天末懷李白

所思

卽事

送遠

酬

高使君相贈

附高詩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營草

讀杜心解

卷三之一 目錄

寧拜齋



詩林八角  
卷三之二  
六四  
寧拜齋

堂貨 梅雨 江漲 為農 賓至 田舍

雲山 遣興 遣愁 北隣 過南隣朱

山人水亭 出郭 散愁二首 奉簡高三十五

使君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邨夜 西

郊 寄楊五桂州譚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奉

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遊修覺寺 後遊 遣意二首 漫成二首

春夜喜雨 春水 江亭 早起 落日

可惜 獨酌 徐步 寒食 贈別何邕 計九十五首

卷三之二 五律

起肅宗乾元二年秋至上元二年 纂年譜乾元二年七月自華州棄官西去客秦州十月往同谷

不盈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卜居浣花溪營草堂二年春居草堂間至新津

秦州雜詩二十首 唐書秦州在京師西七百八十里祝注今屬鞏昌府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 隴字記秦州本秦隴西郡

得越按此浩蕩及關愁 關謂邊關此已透到蕃營舊指絲隴之安戎關便帶 水落魚龍夜 水經注

俗以為龍因謂魚龍水山空鳥鼠秋 水經注渭水出隴西渭谷亭南鳥鼠山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為駮其鼠為鼯 西

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初謂雜詩無倫次及仔細尋繹然有條理二十首大槩只是悲世藏身兩意其前數首悲世語居多其後數首藏身語居多惟其值世多事是以為身謀隱也至如首尾兩章固顯然為起結照應矣其為二十首之冒首言生事因人籠後藏身等篇末言烽火心折籠後悲世等篇此蓋以自明來秦之故也起聯字字清

讀士心屏 卷三之二 五律



徹生事而曰滿目悲為世亂可知。因人之人或即指姪佐公之來此以姪佐在東柯也。三四紫前透後開擺非常不獨來路艱難而問烽之神已攝五六乃貼秦州問烽火者向久歷中原之亂今更恐蕃寇之偏着一問字覺一路驚惶姑就此棲託矣。

秦州城

一作

北寺勝跡

一作

隗囂宮

元和志秦州伏羌縣後漢隗囂稱西伯都此方輿勝覽秦州麥積山之北舊有

暑宮

一作

苔蘚山門古

丹青野殿空

月明垂葉露

雲逐度溪風

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其二就秦詠秦明點出秦州字意在通盤布局安頓但就其名勝處述而誌之不專為寺詠也故下半不黏寺說仍就清渭無情紫拂遠遊一筆

州圖領同谷

唐書秦州都督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

驛道出流沙

云隴右道東接秦州西踰流沙

降虜

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騎朱汗落胡舞白題

一作

斜

西域傳

年少臨洮子

臨洮在秦州西今為府

西來亦自誇

在滑國東西極波斯薛夢符曰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墜其額因名

其三以下雜詠邊事吾所謂悲世等篇顧宸所謂在西言西者也其後有帶慨河北處亦由本地觸發○此誌地界土俗同谷領於本州故曰領流沙遠出西北故

曰出蓋言地當衝要所以羗民雜處也而俗近蕃風但見驕悍成習亦重地矣○此首將秦州地勢總寫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

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欲何之

其四言此地亦多邊警試聽鼓角而慨然矣莫認作詠鼓角純句曰夜曰秋曰風都為邊聲託出凄苦五六興起何之結意更悲本因避亂而來到此仍無寧寧直是無處安身

南使宜天馬

南使猶言漢使張騫通西南羣可言西亦可言南

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

秋草徧山長

聞說真龍種

寰宇記秦州清水縣有馬池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

仍殘

字解唐詩皆然

老驕驕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

其五見秦州牧馬而動矜寇之思起二只是借漢事點馬之多以此地為西域途經之處故借以發端亦興體也三四正形其多言馬羣如雲秋原盡掩忽然沒去見草色青青滿山也諸解不悟沒字為出沒之沒而扯入鄴城軍潰誤矣五六就馬群中提出異種以起下文七八乃因神馬而思建功祇就馬說壯心自露○朱

賣壯心

卷三之二 五律

二

屋茂



氏倡為鄴潰馬盡之說說者靡然從之則是眼不見馬感觸無端懸空駕到鄴事萬無是理要知此首與後胡笳尋源二首各意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

朱注唐河北道滄景等州皆古渤海郡地黃河於此

入海按此係安史充斥處奉詔發金微

唐志羈縻州有金微都督府隸安北都護府士苦形骸黑林疎鳥

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其六徵兵入援之事事雖係於河北而途則經於秦州故因目擊而詠之攷史自武德以來地連西域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及祿山反邊兵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據此則是時常有徵兵西北之事茲因鄴潰而再徵詩義了然錢箋指為遣戍河西直不足辯矣結句點清徵兵之由圍不曰潰而曰解諱之也○或因此詩言邊兵單少疑前首秦州之馬未必尚多拙解亦恐不的余曰不然其所徵發皆在邊外來往經臨於此故及之詩固未言秦亦單少也更觀前

莽莽萬重山孤城石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

歸何晚蘇武為典屬國又外域內附者皆謂之屬國樓蘭斬未還漢書傅介子持節至樓蘭斬其王持首還西域傳鄯善本名樓蘭

煙塵一作長望衰颯正摧顏

其七憂吐蕃之不庭也一二身所處三四警絕一片憂邊心事隨風飄去隨月照著矣五六言西人向化無期也長望摧顏憂何時解

聞道尋源使從天北路迴牽牛去幾許攷漢書張騫尋河源無乘查到天河遇牽牛織女事

到天河乃博物志所載海上查事唐人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

郡國開朱注時河北幽冀諸州皆陷於史思明東征健兒盡亦指鄴潰羌笛暮吹哀

其八心感秦州故事神傷河北擅兵架空立說不離乎宗趙訪曰因秦州為西域驛道歎漢以一使窮河源且通大宛如此其易今以天下之力不能戡定幽燕至令壯士幾盡一何難耶是可哀也○去幾許言用力甚省○此詩之格絕奇以上半作對面影子下半翻轉印證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

多幽事喧呼閱使星後漢李郃傳和帝遣使二人到益部郃曰有老夫

如有此不異在郊垆二使星入蜀分野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其九詠驛亭也用意曲甚想其地本多幽趣公仍不以閒適之筆出之致章法不倫故言今日而始得此一處居然勝地矣其奈仍為騷擾之區何若使我而有此堪作幽人別墅乃倥偬若是豈不負此好景哉

雲氣接崑崙淅淅塞雨繁羗童看渭水使一作估客向河源煙

火軍中幕牛羊嶺上邨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其十對雨而傷邊事已是東上體亂端至此一總下首便作轉關雨勢直接西蕃行人宜稍休矣乃彼方內擾而我亟往通屈體實甚五六見雨中防秋不寧七八收雨景兼有不忍見意前篇言老夫如有此正篇言正閉小蓬門已引動藏身棲隱之神按詩中屢言出使事史無考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薊門

誰自北謂思漢將獨征西謂吐蕃不意書生耳一作眼臨衰厭鼓鞞

其十一蒼蒼莽莽以古為律乃前後關鍵也舊解與諸篇一例全不曉斷制前四興而比也身值此世殊無活計矣後四見作法蓋此前多言世亂故以自北征西雙舉作繳此後多說身謀故以書生耳厭提破作引

山頭南一作東郭寺水號北流泉秦州記天水縣有水一老樹空庭得

清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俛仰悲身世溪風

為颯然

其十二以下詠尋寓事吾所謂藏身等篇即首章所謂生事因人者也非呆詠此寺也是必往東柯谷所經三四分頂寺泉空庭得映出老境蕭索意一邑傳映出空名誤我意至五六竟顯比不舒暢矣故結聯直接而悲身世句正為前後映帶

傳道東柯谷通志在秦州東南五十里宋栗亭令王知浚藏數十家對

門藤葢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近

相報但恐失桃花用桃花原事

其十三未到東柯就傳聞語預寫其勝有運實於虛之妙東柯為姪佐所居傳道其幽勝久矣囑船人將近即報如恐失之者意此中果可避世非止急於一遊也家藏於谷屋又藏於藤水又藏於竹而又宜粟宜瓜直將桃源畫出故知落句有根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

名山記王屋山有洞名小有清虛之天神魚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附庸也

今不見福地語真傳

舊注世傳仇池穴出神魚食之者仙近接西南境仇池山在秦州西南二百餘里

長懷十九泉

舊志仇池山上有田百頃泉九十九眼仇注此云十九乃省文何當一作時一茅屋送老白

雲邊

其十四因上避世桃源語忽然想到仇池乃空中樓閣非實境也上四舊聞如此下四嚮慕之情前後三篇皆言東柯此以仇池隔斷章法變化要其意卻借仇池作一避世樣子正為東柯照出棲身影子任公垂釣意不在魚如此運局公豈知千載後有會心人耶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

風寒落木客舍雨連山阮

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

遂可以自遂也休鑷鬢毛斑

賦將拔將鑷好詩是麼

其十五定計東柯而作首句翻乘桴浮海意次句有吾何為於此意三四兵馬間所值皆追寫以別後半也下四正又結即上篇送老下篇將老意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峯羣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野

人矜一作吟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

其十六才是在東柯寫景言情之作野人自謂矜險絕謂可不與世通結言此意非兒輩所知言下有裝聾做啞由他背後嘖嘖之慨

邊秋陰易夕一作久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慢山雲低度牆鷓

鷓窺淺井陶隱居云鷓鷯不卵生口吐其雛今謂之水老鷓蚯蚓土溪堂古今注蚯蚓江車馬

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其十七東柯寓中雨景一二見易昏難曉五六見人跡罕到七八對庭草而自嘲枯寂之詞只此與前首是寓東柯正文然亦有層次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言忌

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任蕃傳開元十年贊普請和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舊宿親千歲萬

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何得迓天威



其十八亦在東柯作。從谷中想着外間邊警也。二就谷中寫三四引到邊塞五  
六。落出烽檄七八。點明吐蕃妙在逐層拓出。舊解泛云秦州憂吐蕃則前言西  
事詳矣。此不為贅附耶。按東柯曰好厓谷曰矜險絕。故知此云地僻山高。定指  
谷中。須知此處漸近收局。故就寓中再將世事地裏所謂規矩邊者也。

鳳林戈未息

舊書鳳林縣屬河州

魚海路常難

魚海在吐蕃境

候火雲峯

一作峻

懸

軍幕

一作幕

井乾

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

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

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其十九與前首相連。故接蕃警申說。至後半則明頂西陲。并暗籠全勢矣。左瞻右  
瞻。眼眇登壇。筆飛墨舞。至是乃包裹完密耳。曰連西極。則烽檄之連延而起者。  
不止西極也。曰過北庭。如所云發金微以戍中原者。皆過北庭而來也。  
外攘內寧。思一舉以奠四國。忠誠蘊結。情文翕暢。至哉詩乎。觀止矣。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

聞禹穴

吳越春秋禹登委宛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山中有一穴謂之禹穴

讀記憶仇池為報鷓鴣行舊

鷓鴣在一枝

其二十為通局總結首聯言聖主自寧國步野人何用杞憂結完悲世等篇中四  
言作隱亦既有人探奇聊可遂志結完藏身等篇末正與首篇心折淹留相應。  
仇注以自聖為謙言不入。是為腹誹矣。公不然也。真自二字連讀公入蜀之初。即  
有東遊之興。故有聞禹穴句。此句一放憶仇池。一收仇池與東柯相近也。一枝謂  
東柯谷。詳結聯。知此二十首。故是入秦以來。詳揭行踪心事。投寄中朝。則舊者  
通盤布置。用代書箋。體裁自宜渾成。若云雜詩無倫次。則以後天河初月等篇。皆  
雜詩也。何不統入於此。願學者逐首看畢。後再整精神。連章覆誦數過。

送人從軍

原注時有吐蕃之役。觀此知雜詩所詠奉使實有所指。史失書耳。

弱水應無地

弱水今自甘州界流入肅州之西南出塞

陽關已近天

元和志陽關在沙州西居玉門之南故曰陽關西趣

今君度砂磧

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按西州有磧石等磧並邊備對磧者沙磧也

累月斷人煙好武

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若將上兩聯倒轉便平坦。如此起勢分外突兀。下四既悲之復壯之。又叮嚀之恩誼備至。

示姪佐

原注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晉書阮孚字仲容籍之姪。

此似卜寓東柯時所示。觀此及後三首。知予生事因人之解。即指姪佐。非無據也。

佐還山後寄三首

公寓東柯。姪佐先在東柯。當是附近而別居者。舊譜俱云在西枝邨。及閱五古西枝邨尋置草堂地。

等篇說未有所就。譜不足信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一作邨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攜。

首篇追想其還山時之景。歷歷在念。具見關情。結聯引動下二首。疎懶則拙於生計。故須汝提攜。即所云生事因人者也。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曾有分餉之期約。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

味豈同金菊。本草菊名金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次章物主寄黃梁黃梁其必需者也。故通首詳述作諱復之詞。五六非祇陪筆。其意謂口靠餐菊烹葵。未足度日。正見黃梁之不可緩耳。

幾道泉澆圃。交橫幔落一作落坡。後漢書注落藩也。字書落與籠絡之絡。同。莊子落馬首是也。觀此知詩蓋言以幔絡坡。如今人編箔以防雞鶩之類。注俱未合。葳蕤秋葉少。同。馬相如封禪書注。葳蕤委頓也。隱映野雲多。隔

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唐本草薤是韭類。白者補而美。重惠意如何。

三章望寄霜薤。霜薤其兼及者也。故通首勿視。作婉商之詞。二詩俱足首章須汝相攜意。

宿贊公房

原注贊京師大雲寺主。諱此安置。汾注贊亦房相之客。宋云此語未詳所本。

杖錫何來此。邵注經云杖錫又名智杖。又名德杖。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秋風已颯然。雨荒澗

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

隴月向人圓。



同病相憐之作也有驚愕意有贊意有聊相慰藉意無怨意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阮亦秦州人又見五古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

青芻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關鬲冷味暖復一作腹無憂本草陶隱居曰薤性

溫補服食家須之

以詩作寄謝之簡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咳舊作駭山谷別集馬屬猿猴喜怒飲食常作咳

為寄小如拳崇安志武彝山多獼猴小者僅如拳預晒愁胡面蔣之翹曰猿與沐猴相類狀似愁胡初調

見馬鞭齊民要術常繫獼猴於馬坊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巔

以詩作向索之簡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青笳水靜

樓一作城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鷗

只愁眼二字提出懷字以下皆欲即景遣之也顧云卻句句不能遣

寓目

一縣葡萄熟永徽圖經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汁可釀酒秋山苜蓿多爾雅翼苜蓿似灰藿今謂鶴頂

草黑房纍纍如稔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羗女輕一作搖烽燧胡兒掣

一作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朱注謂以羗胡雜處關塞無阻而發是也一二屬興三四屬比逗出關塞二字更着常帶不成四字見界限不清之象下四屬賦其神理上四都已領出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邊秋晚望之作。首聯總領。望不極猶云望不盡也。故以迢遞起三字承之。言層疊到眼也。中四皆所謂迢遞起者。結亦望中事。然帶比意。凡鳥有巢而鶴獨遲歸。以况已之無家也。

雨晴一作秋霽

天外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

喜晴而作。竟體高潔。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詩傳訛動也。後漢童謠城上烏尾畢浦。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語還笑。一作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換一作上馬。夜出擁雕戈。

上四皆興也。析觀之又以日落風起興三四。城烏尾訛興五六。語笑行歌得志之象。結聯是勇敢是急遽。兩牆頭語妙極。然則彼得志而我可憂矣。

東樓

萬里流沙道。西行過北門。一作北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人。一作死生魂樓角凌風迴。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通首先遠而後近。故有潤勢。先往事而後今事。益見可悲。蓋言昔之去者無還矣。今去者又去。其謂之何。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楊柳養生論。麝食柏而香。酉陽雜俎。蜀中石竹有碧花。

賣土心屏

卷三之一 五律

九

寧我齋



鸚鵡啄金桃

唐西域傳貞觀中康國獻金桃銀桃

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

重閣晚百里見秋毫

山野荒莊中廢寺如畫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轉

一作最

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

於初更冬現於將曉惟夏秋終夜現而秋夜彌皎

含星動雙闕

晉書天漢起箕尾之間在七星南而沒攷其間所含之星凡三十有奇史記秦

作前殿阿房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復道渡渭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按雙闕本出周禮象魏注而此於天河言動闕則用秦紀絕漢事

伴月落邊

城牛女年年渡

公後有牽牛織女詩波斤渡河之罔

何曾風浪生

此下十六首皆秦州詠物詩題俱兩兩成對故類編一處。上四只在空際寫一氣下詠天河必於秋如此四句一字不着迹卻字字是秋夜天河也。下四方是實社而戀闕之誠遠客之感與隱隱中傷之不足相撓躍躍毫端益見身雖冷落心自分明與上意自然融會。舊云公之黜由賀蘭進明譖之。

初月

光細弦欲

一作初

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

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上四確是秦州之初月其竅在三四蓋秦州近塞而塞正在其西初月必在西而易沒也五六不即不離更妙而客中尤切七八又妙在暗滿字而時序又清王原叔謂為肅宗新自外入受蔽婦寺而作存其說於言外可爾

擣衣

為寄寒衣也古樂府擣衣篇皆託從軍者之婦言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

玉篇砧搗石也

已近苦

一作暮

寒月况經

別心寧辭搗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上四俱在題前領意趕至五六纔以落題為點題卻仍是凌架過去雖兩字明點實不曾着紙也結聯乃詠歎法旅農云全以神行

歸鷺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月令二

至八月玄鳥歸春色豈相訪眾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一二代燕表歸意第三陪筆第四正點下半皆作送歸者囑之詞曰春至豈復有相訪乎爾雛其識之也故巢儻在勿他往也蓋設為君不忍終棄其臣之語用意彌厚

厚

促織

爾雅釋蟋蟀一名蟀今促織也古今注促織一名梭機莎雞一名絡緯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意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一作與惡管感激異天真

哀音為一詩之主而曰不穩曰相親又表出不忍遠離常期相傍意為哀音加意推原則聞之而悲在作客被廢之人為尤甚感以其類故深也絲管不足擬矣識得根苗在三四則落句不離○音在促織哀在衷腸以哀心聽之便派與促織去離騷同旨

螢火

爾雅螢火一名照古今注一名暉夜一名宵燭

幸因腐草出

爾雅注腐草得暑溼之氣為螢

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

幸因微之也敢近斥之也未足臨不齒於爾雅也能點客深懼其陰賊也隔幔傍林仇氏所謂潛形而匿迹十月飄零乃以未稍漸滅警醒之黃鶴云指李輔國輩良不為鑿蓋以腐草出比刑餘也

蒹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帶一作雪幾處葉沉波體

弱春苗一作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一作恐歲蹉跎

秋雨歎云涼風蕭蕭吹汝恐汝後時難獨立即此詩之旨一二歸咎於風中傷者忌也三四申摧折五六原天恩之無私作一縱七八收轉見終必不振總由吹刻耳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劉琨詩咨余軟弱弗克負荷味苦夏蟲避。叢卑春

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語林張鷹隱居頤志家有苦竹

前云不自守。被傷也。非其罪也。此云亦自守。甘貧也。乃其節也。青冥作僻遠意看。三四就僻處中。寫其舉世疎棄。益顯強持之難。非謂其在富貴場時也。五六緊承三四。卑苦如此。高華自非其分。七八應轉一二。幽人屋。即所謂青冥處也。結在茲。正其所以得自持者也。公素不作軟語。此二詩乃觀其物而哀之。不覺自露苦衷。

### 除架

東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杜臆瓠與瓜有別。瓜乃寧

辭。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

有初。

此為瓜蔓作安分之詞。大意謂時過身藏。則親密者亦徘徊莫戀。寒至固應爾也。結語露而不露。仇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截用含蓄。此章除字。說得和平。

###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露

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公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蓋唐

制有立春頌賜之典

此詩前六即上篇意。結聯又翻轉說。見雖能順命。未免有情也。回思玉盤春薦。曾幾何時。而今零落如許。是可悲也。君字勿黏定所指。前云寧辭青蔓除。此云豈敢惜凋殘。皆見道語。然此詩首聯。乃撇開口氣。此章廢字。寫得感慨。

###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六典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而為差焉。宋注唐鎮戍。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

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



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本詠平安火也。乃從平安內看出警急。滾致戒於守者。是綢繆未雨滾心。上半寫所見平安之火。但借來作一鬆步。以跌重下文。言今日光小點殘。可幸無事矣。然惟邊將照秦知警。則蕃兵過隴斯難。所謂將軍且莫破愁顏也。結更將廟廊憂思。醒惕守者。曰蓬萊立馬。恍見君心安。不忘危之象。足使聞者矍然。此詩杜漸防微。憂深思遠。自解者畫作兩楸。滾負婆心矣。

秋笛

清商欲盡奏。宋玉笛賦吹清商發流徵奏苦血霑衣。蔡琰詩長笛聲奏苦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是就遠笛微聲作意。非泛詠笛聲也。前半故作虛勢。至五六露意。末以指點作結。言非不欲盡情苦奏。而盡奏則淚霑。彼或以此間慘景。滿目傷心。恐逢此者。聽高響而恨過。故作此微聲乎。不見悲風輕激。雲已輕飛者乎。筆筆凌空。着紙飛去。律體至此。超神入化矣。千古未窺其妙。

空囊

翠柏苦猶食。列仙傳赤松子好食柏實明霞高可餐。相如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拈結聯為題。總皆自嘲自解之詞。俗語嘲不食者為昇仙。起即此意。三四原其故。卻以莊語見清操。五六實拈。末則所謂解嘲者也。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滾。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即上篇吾道屬艱難之意。此所云病。多從勞苦困頓中來。感不在病。而在致病之先。其力盡。故其心傷也。五六莫淺看。直與恒產恒心。歲寒後凋同旨。言此豈獨堪磨折。而竟能不改貞操。所為意不淺者。正謂此沉吟。非吟詩之謂。蓋傷之也。後半又從病中特表其志節。舊說亦莫有合者。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

必騰上。吳越春秋闔閭死葬以扁諸之劍。金精上揚為白虎踞其上。號曰虎丘。龍身寧久藏。豫章記有紫氣見

孔章孔章言寶物之精在豫章曲豐城。遂以為曲豐城。今掘獄得二劍。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為建安從事。經瀨。劍忽腰間。

躍出。見二龍相隨遊焉。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借蕃劍聊一吐氣。作有銑。起聯兩層一跌。三四作疑詞一揚。五六一解。七八究言其用。顧云豐城獄底秦州旅次。同一感慨。

銅瓶汲水器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杜臆蜀

竹綆曰百丈。此借以明汲水之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

落猶得折黃金。楊春曰。折當也。

此詩龍門所謂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者。與吾友華渭光烈竟夜竦譁。乃得其解。首句另提。為現在零落之由。乃是後半伏脉。次句直貫三四。是追想其得時遇主之日。當是時也。激昂慷慨。不啻吐氣揚眉。想到美人一段。收用之意。知既破格。思足鏤心。而乃拋擲至此。應自悲此日之沉淪矣。此與首句應掉尾更一轉云。雖然。豈尋常物哉。雖遭顛躓。詎貶聲價。其高貴自若也。伸縮轉運之奇。能以萬言長篇。擗捩。在四十字內。非止數尺竹。有萬丈勢也。美人借汲井之人。影知已之人。蓋謂君也。注家不察。將美人認煞。宮人遂使作者一段感泣深情。消歸烏有。而於上下轉接處。亦復意味索然。得此夜一番洗刷。生面獨開。天河以後。諸篇天驕騰越。百出不窮。如天馬神龍。急切莫尋其蹄痕爪影。他人難得之長古。此獨得之短律。咄咄怪事。鍾惺曰。有讚美者。有悲憫者。有痛惜者。有懷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勸戒者。有計議者。詠物至此。難着手矣。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

休兵。

在許一在齊。鶴注二弟一。仇注逢白露節。五律。古。

讀士心平。卷三之一。五律。古。



上四突然而來。若不為弟者精神乃字字憶弟。句裏有魂也。書長不達平時猶可。况未休兵。可保無事耶。二句從五六申寫。不曰月偷而曰月是。便使兩地皆懸。

天末懷李白

陸機詩遊子渺天末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臆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水經注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汨

水東出經羅縣北謂之羅水。又西為屈潭。屈原自沉於此。

太白仙才。公詩起四句亦便有仙氣。竟似太白語。五六直總括天問招魂兩篇。七八顧云冤魂指屈原。白得罪之枉。其心事惟原得以知之而語之。故欲白投詩以問之也。鍾云贈字說得精神。若用予字則淺矣。

所思

原注得台州司戶度消息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世已疎。儒素人猶乞。酒錢郝敬曰乞分給之也徒勞望牛斗。晉書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吳越

之分。按牛在南斗須女之間。

無計斫龍泉

越絕書歐冶子為鐵劍三枚。一曰太阿。一曰龍淵。一曰工市。按唐諱淵為泉。

起二明點。中四來信中意。七八以鄭所處在斗牛之分。故借用豐城獄底事。

卽事

有留花門詩見一之二須參看

聞道花門破

花門謂回紇

和親事卻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

舊書乾元二年三月回紇從郭子儀戰於相州城下不利。四月可汗死。寧國公主依本國法務面大哭。竟以無子歸。八月詔百官於鳴鳳門外迎之。

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羣凶猶索戰。朱注是年九月史思明分兵四道濟河。李光弼棄東都。回首意多違。

留花門詩云。公主歌黃鵠。方出降之始。不敢斥言其非也。至是卒歸。恩斷失策見矣。故歎之。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



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一作人情。

不言所送。蓋自送也。知公已發秦州。玩下四。當是就道後作也。上四。從道中追寫。起身之情事。感慨悲歌。盡空作者。五六。乃眼前身歷之景。結聯尤有味。回想親朋。執別鞍馬。臨分。雖甚難堪。猶覺熱鬧。至此。四顧蕭然。聲淚俱絕矣。不日故人。情。而曰古人情。不獨聚散之悲。兼見炎涼之態。又知公在秦州。人情冷落也。

酬高使君相贈

鶴注。公初到成都。寓浣花溪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公酬以此。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一作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

樹容聽法。

翻譯名義集。漢羅樹。東西南北四方各雙。方面。悉皆一榮一枯。涅槃經。世尊在雙樹間演法。

三車肯載書。法華

經長者以牛車羊車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按詩謂假僧車以載書耳。錢箋引。規基傳。三車乘經。乘妓自乘之說。母乃多事。

草玄吾豈敢

賦或似相如。

仇云。與高詩逐聯分答。○附高詩。

贈杜二拾遺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賸欲翻。草

高適

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營草堂草堂貲。

上元元年。卜居成都西郭外浣花溪上。置

客裏何遷次。

言何所藉以為遷次之資。

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

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勞。

詩似太樸。

梅雨

南京犀浦道。

唐書。玄宗幸蜀。遷改成都府。置尹視二京。號南京。按犀浦。屬成都。

四月熟黃梅。黥黥一作湛湛

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霑衣服。皆敗黥。

茅茨疎易溼。雲霧密

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

讀杜心解

卷三之三 五律

十六

草堂



言本八角  
公在北方無此蒸溼之象故特以首句全領通篇誌風土也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繫小楫容易拔一作船頭

江漲與居室相連也亦嫌有朴直處

為農

錦里煙塵外成都號錦官城故曰錦里江邨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一作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杜臆首句煙塵外為一詩之骨遍地兵戈江邨獨在煙塵之外故有終焉之志煙塵不到便同仙隱乃以不得問丹砂為慚戲詞也

賓至

患氣經時久師氏曰公嘗有肺疾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踈快頗宜

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趙訪曰自一句順說至八句散淡率直偶爾成章而厭世避喧少求易足之意自在言外所以為不可及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同

柳枝枝弱爾雅注柎柳似楊柳皮可煮飲枇杷樹樹一作香香鷓鴣西日照曬翅

滿漁梁朱曰鷓鴣水鳥蜀人以之捕魚

敘意在前綴景在後倒格見致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司馬相如揚雄輩力盡望鄉

讀士心屏

卷三之二 五律

十七

寧我齋



臺成都記隋蜀王秀所築

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

餘哀。

懷故鄉也。全首都打入末句哀字中。而未句卻又撇開使人不可捉摸。一哀之由。神交將以寄哀力盡。將以舒哀五六莫可言哀。如此則哀甚矣。末乃借眼底江鷗以自况自解。通首俱化煙雲。

遣興

干戈猶未定。中原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

卑荒野大。

蜀地不卑成都四遠皆山故云卑。

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

汝期。

傷離歎老。一詩之幹。以三四作轉樞。霑襟血。申上弟妹何之之慘。滿面絲。起下衰疾那久之悲。既以亂而分離。且悲老而長別。誰能堪此乎。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神女廟在巫山縣蜀江下峽處也。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與遣興詩相類。

北隣

明府豈辭滿。賈退錄明府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縣令漢人謂之明庭靈運詩辭滿豈多秋謝病不待年。藏身方告

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臯。愛酒晉山簡。晉書山簡壽之子假節鎮襄陽惟酒是耽。能

詩何水曹。

梁書何遜六歲能賦詩為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

時來訪老疾。步屨到蓬蒿。

美其薄官而耽隱喜得高懷為近隣。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一作水曲細一作通池

歸客邨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最愛起二句蕭然塵外。又確是邨舍往還之趣。邨非遠不妨稍晚也。席更移堪與盡興也。其於朋情厚矣。所謂多道氣者也。然道氣字濶綽不止於上所云。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斜景雪峯

西。元和志雪山在松州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他鄉即身所在。西逼吐蕃故江城今夜

客還與舊烏啼。

散步傷世之作。下四與萬方聲一縣同音。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

傳浚入。寰區望匪他。盧諶詩綢繆委心自匪他司徒下燕趙。司徒謂李光弼上元元年三四月間

破安太清於懷州。破史思明於河陽。收取舊山河。一詩與七律恨別同旨。時以避亂作客。聞官軍捷於河懷。望其急進。主意仍歸到亂定還鄉上。以兩首為起結。首句正提三四。次句反呼下截。總是翹首切望之詞。

聞道并州鎮。唐書太原府本并州尚書訓士齊。肅宗紀以兵部尚書路泌節度使王忠禮兼太原尹。忠禮傳。忠禮為

河東節度用法。嚴整人不敢犯。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當日猶言即日。關西謂京師。戀闕丹心

破露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與前首作倒轉勢。以上半配前首下半。以下半配前首上半。合兩首而觀。恰好將靖亂意包在中間。將思歸意管在兩頭。朱云。鄴城之潰。惟思禮與光弼軍獨完。乃當時名將也。公意思明在東都。范陽必虛。欲光弼乘勝長驅。傾其根本。思禮以潞澤之兵會之也。愚按是秋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魚朝恩沮之而止。惜哉。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高適由彭州刺蜀州。公於元年秋曾至蜀之新津。不久即歸。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騑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

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晤後而簡之也。一二不獨贊其才。言才子之淪落者多矣。如公之致位通顯。有幾人乎。故三四節拍緊。驂騑鷹隼。比其才。開路出塵。美其遇也。如此而能垂矜窮交。乃為真氣誼。結語寫出坦白襟懷。喜可知矣。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原注王時牧蜀。地理志。新津縣屬蜀州。按州在成都之南。今為崇

慶州縣又在州東南。裴或官於新津。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

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金光明經佛日輝耀放於光明。隨意宿僧房。  
仇氏槩指自言。以遊子指裴。不合吻。詩言僕本恨人耳。君復何恨而為此乎。意者撫景而且悲且憶。因為此苦吟乎。結乃示以已懷。言我則任運安之而已。隨意正與彼何恨對。畢竟此之恨深於彼。詩卻以翻寫見超。玩詩意。知題中登新津以下八字。乃裴原題。仇則誤以寄王屬公耳。

邨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邨春雨外急。隣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樵漁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江秋夜雨。亂離遠客之悲。

西郊

時出碧雞坊。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華陽

人覺一作與來往。踈懶意何長。  
國志。成都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檢一作減藥囊。無獨步歸來。蕭然無俚。觸興而得。

寄楊五桂州譚

原注因州參軍段子之任。唐書。桂州始安郡。屬嶺南道。按始安本嶺名。即五嶺之一。在今廣西桂林府界。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

鶴注白樂天云。桂林無瘴氣。梅花萬里外。南康記大庾嶺多梅而先

發亦曰梅嶺。按梅嶺在今江西廣東接界處。去桂林幾及千里。途徑各別。致唐書嶺南道治廣州。桂林乃其屬郡。詩蓋本府會為言也。鶴注范成大云。靈州興安之間。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聞此寬相憶為邦

復好音。江邊送孫楚。仇云孫楚為石苞參軍比段也。遠附白頭吟。

清空一氣如話。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

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將軍當是駐成都屬郡。嘗往來成都者。詩則以古為律。壯之惜之一氣貫注。筆力極雄。恣結聯作問詞。曰同君氣誼者幾人乎。微以相知自許。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入上元二年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一作紅身非

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

因來詩而翻出已愁。筆勢跳脫。三四即作轉。杜臆云。來詩但悲早春。我則有轉添而更甚者。愚按愁伴我。猶可言也。伴客則蕭條甚也。老隨身。猶可言也。隨人則俯仰難也。已透下望鄉未已。意桃嫩柳新。歲序則轉矣。而歸期無日。不見風塵猶是乎。仇謂下截申明上截是也。悲因來詩而添。亦因早春而添。鎔化入妙。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年譜有二年間至新津之文。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池水

觀為政。厨煙覺遠庖。西川供客眼。偏愛一作惟有此江郊。

杜臆此蓋新津令設宴樓上也。愚按五六就俯仰之景。打合縣令。然欠老成。

遊修覺寺 蜀志修覺山在新津縣治。東南山有寺。有絕勝亭。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

讀杜公解

五律

主



淡一作相紫帶川雲自一作晚去留禪枝宿衆鳥庾信安昌寺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漂轉

暮歸愁

江谿花幽觸句之本故三四一直趕出及春遊三字管攝上下石似有情雲如無意皆景從情得者蓋當遊而已動偶依難戀之本懷矣故結借宿鳥與出漂轉字觀此等詩生事因人之感都從有意無意中流露出來蓋新津青城之行皆所謂老隨人者也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與前首作意迥然各別而衷懷只是一副○憶字憐字全提客愁為減全末格整而意流○三四脫口而成要其中有性情在七八之神已攝

遣意二首還草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邨春水生衰年

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

首章仇云草堂春日之景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鷺起舊作雁聚圓沙杜臆雁當

作鷺蓋因建子月詩句同而兩誤也春來則雁北向白露降則鷺飛去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隣人有

美酒稚子夜能賒

次章仇云草堂春夜之景○二詩輕圓明秀集中另是一種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一作茫茫白春一作江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

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全首總歸到無俗物○洪注荒荒不甚白泯泯不甚清按生字作生涯之生解與慣字對



江臯已仲春。花一復清晨。仰面貪看鳥。迴頭錯應人。讀書

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原注東山隱者。益州記峨嵋在

清澄少見兩山知余懶是真。

全首總見得懶是真。難字過正見懶趣。五柳先生不求甚解。意亦猶是。夏客云經眼之字難於輕過。仇云難於字過老年眼鈍也。謂恐以粗心涉獵。枉屈少陵。愚謂如此回護。都成死句矣。峨嵋老當是隱者自號。非定是峨嵋人。二詩似啓宋調。

###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

起有悟境。從次聯得來。於隨風潤物。悟出發生。於發生悟出知時也。五六拓開。自是定法。結語亦從悟得。乃是其然也。通身下字。箇箇咀含而出。喜意都從罅縫裏迸透。上四俱流對。仇云曰。潛曰細。脈脈絲絲。寫得造化發生之機。最為密切。寫雨切夜。易切春。難。此處着眼。

### 春水

三月桃花浪。一作水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

寫春雨後水漲。能一字不混入雨。能字字切春。斷非他手能辦。通首生趣盎然。活潑潑地。前四走馬偷春而下。流活之極。人事偏置五六。物情偏置七八。倒拈夏別。

### 江亭

坦腹江亭臥。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江東猶苦戰。江東勿泥。蓋指中原故鄉而言。身在大江上源。中原正直。其東境故云然。

回首一顰眉。一作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發端極優緩。故次聯透出胸襟。便極閒適。至三聯通之化象。漸已逼到身家。故結語直吐心事。須知七八離鄉之感。從物自私三字帶出。非硬裝也。中四饒有默



言木八角  
也氣象。通觀三首時時流露道機。知此老天資高妙。從性分中來。非從道學中來也。帶道學氣則腐矣。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墮徒同切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幽事二字全提。事幽故興亦幽。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啁雀爭枝墜。飛蟲滿院游。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愁。

亦與前詩一類。緣岸倚灘略讀結。比前詩稍作意。杜臆云歸功於酒。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三四卽作轉語。上言年老還藉春光。是欲留春也。此言雖留得春住。而嬉春之興已盡索矣。故須以詩酒遣之。五六反是順承。破盡常格。獨嫌詩酒出筆太滑耳。結亦有。

獨酌

步屣一作倚杖澗林晚。開樽獨酌遲。仰窺蠶黏落絮一作行。蟻戶郎切土枯梨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一種幽微之景。悉領之於恬退之情。律體正宗。

徐步

整履一作屣步青蕪。荒庭日欲晡。廣雅曰晡芹泥隨燕背。蕊粉一作花蕊

續士心解

卷三之一

五律

二十四

寧茂齋



上逢鬚把酒從衣溼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

愚 蹊徑與獨酌詩相類。仇注以結聯分承詩酒。太景。公晚年此等詩猶見何將軍山林風味。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  
要皆去隣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一作機

風致何減桃花源不作玩世語故厚。

贈別何邕

嘗惠何少府貢檀木栽即此人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鷺雀薄宦走風塵縣谷

元通漢唐書縣谷縣屬利州按今為保寧府廣元縣乃邕還京所經沱江不向秦漢地理志沱水一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

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起筆直提中朝朋舊通首靈動論交處着一地字指京師也言往時彼處結交之輩此間難得一人君逐凡流而官此在君雖悲於我則客舍相逢反幸甚矣乃今君也循漢而北往我也背秦而南留君到五陵為我寄語春光也。黃鶴以邕為縣谷尉又謂公送嚴武至縣州時作皆誤也。縣谷去成都將及千里公覓檀木豈千里能致百根耶。又縣谷縣州縣字雖同地實相左安得編入。絲州耶。豈蓋官於成都近境上元二年春在草堂送之入京耳。

卷三之二



羅正字辰五少  
詩潤甫氏功自

卷三之三 五律

石鏡 琴臺 水檻遣心二首 朝雨 晚晴

高栴 惡樹 一室 聞斛斯六官未歸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野望因過常少

仙 送裴五赴東川 逢唐興劉主簿弟 敬簡

王明府 附唐興縣 客館記 重簡王明府 不見 草堂

卽事 徐九少尹見過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

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得廣州張判

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贈別鄭鍊赴襄陽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

譚書功曹卻歸聊寄此詩

送段功曹歸廣州

江

頭五詠

其前二首係五古見一  
之三後三首目開後

梔子

鷓鴣

花鴨

畏人

屏跡三首

其前一首係五  
古見一之三

嚴公

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寄高適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題玄武

禪師屋壁

悲秋

客夜

客亭

九日登梓

州城

九日奉寄嚴大夫

附嚴武巴  
嶺答詩

戲題寄上漢

中王三首

翫月呈漢中王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

山野亭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春日梓

州登樓二首

送司馬入京

遠遊

柳邊

花底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

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題鄴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

壁

涪江泛舟送韋斑歸京得山字

泛舟送魏十

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泛江送客

雙燕

百舌

登牛頭山亭子

上牛頭寺

望牛頭寺

上兜率寺

望兜率寺

甘園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峯字

數陪李梓州

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贈李

送何侍御



歸朝 江亭送省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行次鹽

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昆季

倚杖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二首

又呈竇使君 陪王漢州留杜繇州泛房公西湖

舟前小鵝兒 漢川王大錄事宅作 送韋郎司直

歸成都 臺上得涼字 章梓州水亭 隨章留

後新亭會送諸君 客舊館 送竇九歸成都

有感五首 送元二適江左 薄遊 薄暮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放船 贈

章贊善別 愁坐 警急 王命 征夫

西山三首 對雨 附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遣憂 巴

山 早花 歲暮 送李卿曄 城上

計一伯十四首



卷三之三 五律

起肅宗上元二年至代宗廣德二年

纂年譜肅宗上元二年居成都草堂間至青城明年

四月代宗即位改元寶應居草堂七月送嚴武還朝到綿州西川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迎家至梓廣德元年秋往閬州冬復回梓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春復自梓往閬

石鏡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女子美而艷山精也蜀王納為妃物故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家上有石鏡表其門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王悲悼作更邪之歌龍歸之曲寰宇記冢上有石厚五寸徑五尺瑩徹號曰石鏡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

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

一作字間江總詩月

石鏡琴臺千古也。上半敘事五六不過言當日送喪情景今皆杳然為上下過脉解者紛紛推測總道不着但嫌句率耳結有神韻

琴臺

益都耆舊傳相如宅在州西窄橋北有琴臺在焉成都記琴臺院非其舊舊在浣花溪之海安寺南今為金花寺元魏伐蜀營此掘斬得大寶



二十餘口蓋以響琴也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為六

茂陵多病後史記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

暮雲野花雷寶曆酉陽雜俎近代粧尚麗如射月曰黃星麗麗鈿之名蓋自孫和鄧夫人始蔓草見羅裙

江總妻庭草詩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歸鳳求凰意玉臺新詠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凰寥寥不復

聞

三四即含憑弔以玩世行雲之地而成閱世看雲之區此從有處慨其無五六又從無處想其有七八再轉出寥寥作結八句凡作四轉但鳳求凰近俗

水檻遣心二首邵注草堂水亭之檻

去郭軒楹敞無邨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首章橫寫從檻外之景空闊縱目也一二從置檻處起是首章體無邨檻外即江也恰接第三江岸有樹恰接第四五六接江邊寫七八應轉一二偏說有家正

使無邨益顯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

次章豎寫就檻內之身安排送老也上四從外入內從景及身漸漸逼近亦逐句頂引動下四矣下四亦一滾浮名不尚則寄此生於此間不言檻而檻見也細密乃爾勿曰平平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鳶一作鴛鴦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

綺終辭一作投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明是四句頓卻從鳶藏燕集處傳出黃綺巢由之神不是兩概

晚晴



村晚驚風渡庭幽過雨露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後漢王符著潛夫論

夕陽挂題江色又含夕照映簾又引書誰只此寫景已藏幾許金針書誰帙可以容懶杯自添可以忘憂有餘論三字極含蓄或談世局或述宦途悉是身外之餘論俱非容懶忘憂處也惟此中足可潛身耳神理

高桷俗作楠爾雅海桷注似杏實酸

桷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蓋將以此桷為江邊盟主第七句不佳

惡樹

獨遠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枸杞

因一作固吾有道畫千年枸杞形似犬故名高隱外書朱孺子居大若巖食枸杞根身輕雞棲奈汝一作爾何意就篇注皂

樓魏志劉放孫資久共樞要殿有雞棲樹人言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

除惡務盡其初心也下忽從惡木易長轉出不材寄老以全吾天不測

一室即草堂

一室他鄉遠一作老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千一作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襄沔記王粲宅

在襄陽縣西峴山坡下宅前有井人呼仲宣井

此自表東遊之興公詩云劍外官人冷故思去也首句便領厭蜀意愁笛頂他鄉引多病見船暗渡去荆多病不止是病幾千遠而不嫌遠也留井者留跡於此身其遠矣神致低徊仇說非

聞斛斯六官未歸尋花七絕自注斛斯融吾酒徒當即此人今俗呼平人曰幾官想唐時已然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荆扉  
深。蔓草土鏗冷。踈煙篇海小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斛斯本為製碑資。養計而出。乃久滯而家坐困。故為遙促之詞。無一世情語。純乎  
休戚相關之愛。解者於索錢賣文。強分雅俗。以無賴指為譏諷。不知賣文即復上  
作轉落勢耳。酒徒定是狂生。無賴正是狂生性格。平素熟識其  
性。故揣而勸之。何譏之有。如此明朗之章。偏身荆棘。可恠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唐書青城屬蜀州。按今為  
灌縣。去府不遠。時成都稱

南京故如京  
兆置少尹

老恥妻孥笑。

一云老被  
樊籠役

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

東郭滄江合。

向西而行。故以成都為東郭。其城西  
亦綠江也。舊引二江合於城東。非是。

西山白雪高。

即指  
雪嶺

文章

差

楚解  
切

底病迴首興滔滔。

仇云。此蓋出郭後寄二尹者。思按。裴實字。豎音。無。唯。殺。  
若訴之。若總之。東顧西瞻。舍然而去。至今。如見其情形。

野望因過常少仙

容齋隨筆蜀本注云。應是縣。對謂少府。而梅福  
為尉。有神仙之稱也。愚按。詩云。入邨。又云。幽人。恐

是青城隱者。少仙  
或其名字。非尉也。

野橋齊渡馬。秋望轉幽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

元和志  
灌口山

在彭州導江縣。按唐  
縣。青城與導江接界。

入村樵徑引。嘗果栗皺開。

側尤  
開

漢上題襟詩開  
栗弋之紫皺

落盡

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逐層引出。景  
事情意俱到。

送裴五赴東川

東川今潼川州  
還成都詩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

北亂未  
定歸期

東行應暫別。

東川在  
成都東

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

論

讀士心解

卷三之三

五律

四

寧手齋



裴與公同為北人其在蜀當亦無官而流寓故作同病相憐之語。

逢唐興劉主簿弟

唐書唐興縣屬遂州天寶元年改蓬溪按此言唐興因舊名也今為遂寧縣屬潼川州在成都東三百餘里公未嘗至唐興豈主簿為王宰來成都求作客館記公因贈以此詩遂附簡王宰并寄館記歟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劔外

官人冷

博議官人乃隋唐間語舊書高祖即位官人百姓賜爵一級

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

簿意何如

先敘離合之踪而兼及世亂則來蜀之故已見矣因言旅况之苦而意將東下未句主簿字須一讀呼而就商之以定行止也大有身分宛如面談。劔外官人冷所謂多病獨愁常聞絕也關中驛騎疎所謂厚祿故人書斷絕也二句足繫在蜀之况前後諸詩悉以此意推之

敬簡王明府

唐興宰王潛也公為作客館記恐是附劉主簿簡之

葉縣郎官宰

葉縣用王喬事明府必以郎官為

周南太史公

司馬遷傳太史公留滯周南後漢畫古之周南今之

洛陽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一作愁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

上四彼此疊句分提意則側注故五六單落自身而七八兜回明府。葉縣切王姓又領仙才周南映故鄉實括流落思秣欲往就也怕籠厭此故思就也是皆由王君高義所感王來書必有周旋羈旅之誼出劔外官人上矣。附客館記

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惇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  
畏險膚而行一咨于官屬於羣吏於眾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  
下溼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客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  
事至濟厥載則達觀於大壯作之閑閑作之堂構以承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  
梁直走嵬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旁序開發洩霜露潛觀深矣步櫺復雷  
萬瓦在後匪丹雘為實疎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  
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  
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賈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昔井樹或相為賓  
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粟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  
也子無所用徂四方之使至則曰子既某多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  
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



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醯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為亭長乎是窮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自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知人不知人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程曉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宋注甲子謂歲序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一作

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自一作寬君聽鴻雁響恐

致稻梁難

上四述氣候風土之殊厭之也故須商及行李款他適矣然囊空自能寬之乎結露意卻合時意

不見原注近無李白消息曾鞏李集序乾元元年長流夜郎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復如尋陽過金陵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寶應元年也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

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匡廬為太白舊隱頭白好歸來

不見可哀四字八句之骨只五六着李說餘俱就心上寫出不見之哀筆筆凌空上四泛言其槩下乃從放逐後招之然放逐之由已含欲殺內招之神已含憐才內公憶李詩首首着痛癢顧宸曰公與白最稱交好攷其相從歲月僅在遊齊魯時愚按自此篇後不復見於詩矣

草堂即事

荒邨建子月肅宗紀上元二年九月詔去上元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建子月朔受朝賀如正旦儀獨樹

老夫家霧一作雪裏江船渡風前竹徑斜寒魚依密藻宿雁聚

圓沙雁聚依柱臆以遺意詩互轉臆云冬寒但有雁耳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舊作詩必月朔所作全注一愁字為逢建子月也想此日朝班上賀新象蔚然而我則霧江風竹邨老羈棲宛似魚依雁聚之凄然矣左省趨陪不堪回首此愁非酒曷消乎此亦創解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邨僻。行軍數騎來。

鶴注少尹與行軍不同。凡都城各少尹二人。天下兵馬帥府有行軍長史。今題云少尹。詩云行軍。當是時亂故兼也。愚按此行軍恐指僕從。非謂官銜。

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賞靜憐雲竹。

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蕊。欲發照江梅。

少尹有周急之誼。故感而頌之。來在冬月。故期以花發再過也。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公過兩當吳宅時。郁尚謫楚。茲必放還遊蜀也。

暫往比隣去。空聞二妙歸。

晉書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號一臺二妙。

幽棲誠簡略。

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邨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

歎柴扉。

敘事達情重訂後歎。如辭令脫口。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王掄刺彭州。高適攝尹成都。先是有王侍御許攜酒至請邀高使君同到。七律見四之一。

臥疾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

無鮭一作鮓菜。

集韻鮭吳人鮓菜總稱。

空煩卸馬鞍。移樽勸山簡。

前詩云。戲假霜威促山簡。山簡指高。

頭白恐風寒。

原注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故此句戲之。

七律以詩代簡。此竟似說話。如聞歎洽笑語之聲。結聯高以老戲公。公亦以老答戲也。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迹還呈李司馬。

有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七

律見四之一。二年冬。又至蜀州作。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迴月來遲。衰謝

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題曰有述欲述悲也一路都將樂與趕出悲情然結語少力三四景好公於蜀夔詩內每用異方異域等字不可學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廣州今屬廣東宋注叔卿魯人見雜述

鄉關胡騎滿

一作遠

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

楚辭嘉南州之炎德

遙從月

峽傳

十道注渝州有明月峽

雲濛驃騎暮

漢書霍去病為驃騎將軍

夜隔孝廉船

世說張惠謁丹陽尹劉惔

明日還船須臾快出傳教覓張孝廉船同載時人榮之

卻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張來書必詢及入蜀之由故一二答之為避亂也三言廣州之書四言書來之路張必在節鎮幕僚孝廉亦被榮過於大尹者又切姓此二句遙想判官所在而帶表其主人為得體也結寄詩而曰寄淚其情深矣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復還草堂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倒文場

杜預傳贊元凱

文場號為武庫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疏及滄浪

留藥價謝其贈遺文場指魏言傾倒其才華故惜別也魏去必是就幕職故有五六一

贈別鄭鍊赴襄陽

襄陽今隸湖廣編寶應元年

戎馬交馳際

西山時有吐蕃之警

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

一作目非念此別

驚神地濶峨岓晚

一作曉

天高峴首春

元和中峴山在襄陽縣東南東臨漢水

為於耆舊

晉習鑿齒作襄陽耆舊傳

試覓姓龐人

龐德公隱襄陽之鹿門山

鄭蓋罷官而歸襄陽也有重贈七絕見六之下。一時危。一身老。三平日四目前五別處六赴處七八囑之而欲從之頂接而下。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功曹卻歸聊寄此

詩 鮑曰前有寄楊五桂州詩楊蓋自桂州廣也按唐志廣即桂之會城今屬廣東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

漢南越傳王翳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

漢節梅花外 梅嶺之南 春

城海水邊

一統志廣州秦漢為南海郡

銅梁書遠及

一統志銅梁山在合州按由峽入成都所經

珠浦使

讀杜心解

卷三之三

五律

八

寧我齋



將旋

唐書廉州合浦縣出珠按廉在廣州西

負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一表府主二貼楊譚三四點綴廣州五書來六段去七八寄意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

一作行

峽雲籠樹小湖日落

一作蕩

船明

三峽洞庭由蜀至廣所經

交趾丹砂重

唐書志交趾郡屬嶺南道

韶州白葛輕

韶在廣州之東

幸君因旅

客持寄錦官城

丞層說下亦與上篇一類五六索此於段

江頭五詠

其前曰丁香麗春二首係五古見一之三

梔子

圖經本草高七八尺二三月生白花六出甚芬香俗說卽西域摩訶也夏秋結實如訶子狀生青熟黃中仁淡紅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

一作和陶隱相非和居云

映江波

謝朓梔子詩有美當階樹霜露未能移還思照綠水君家無曲池

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

今人皆入染用於藥甚稀本草味苦寒 挾異材者惟不戾於俗爲能處衆傷和則有用而見忌矣夫既賦此戾俗之稟則安於偏遠可已風霜亦成我者雨露亦滋我者映此偏遠之江波無須更動移植上苑之心情也結正翻用謝詩謝則期在見用也公本傳謂其性褊躁至是亦飽經顛沛而自悔其初戀

鷓鴣

陳藏器本草鷓鴣水鳥形小如鴨毛有五采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猶

一作莫

悵望失水任呼號六

翮曾經翦

顧注凡鳥之勁羽止於六片翮詩外傳鴻飛千里特六翮耳

孤飛卒

一作通

未高且無鷹隼

慮留滯莫辭勞

中能自寬則所處皆寬使字內有學問雖羈此一方雲水相失亦聽之而已夫摧傷之餘猝難高舉固可悲也五六一宕然此中與人無患自可安身耳勞字作苦字解通首都從籠字作意



花鴨

花鴨無泥滓階前一作中庭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

覺羣心妒休牽衆眼驚稻梁露汝在作意莫先鳴尸子戰如鬪雞勝者

先鳴公進鵬賦表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諸子

潔其外者必明其中無滓獨立行自得也然大明則孤易於招妒而觸驚矣斂之又斂猶恐或傷之況其可先鳴乎。合五古兩首及此三首觀之進乎道矣江頭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時而自防時而自惜時而自悔時而自寬時而自警非觀我觀世備嘗交惕者不能爲此言先儒每於困頓流離中鍊出身心學問此詩庶有合焉俗眼刺舟而求如爵木椽輒以八點了之自取罪過。

畏人曹植詩客子常畏人

早花隨處發一作發處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一作峯落日低

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逕一作逕沒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是篇詩題直可作賦得客子常畏人。玩畏人成小築句當是斷手實應之時玩褊性合幽棲句可作江頭五詠之注。

屏跡三首其前一首係五古見一之三

用拙存一作誠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浚雨露燕雀半生成邨

鼓時時惡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有靜觀自得之妙心跡雙清關鎖既緊正復蕭灑出羣。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一作山影漾江流失

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冥情放達又似極不清者然惟任運安貧心跡所以無累此則歸於老莊之旨。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時嚴武鎮蜀時相往來

日臨公館靜畫列一作滿地圖雄劔閣星橋北華陽國志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世祖謂吳



漢曰安軍宜於七星連橋間

松州雪嶺東

唐畫松州取界內甘松嶺為名按即今之松潘

華夷山不斷吳蜀

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

一二提中四腹七八收。中間二十字門戶既塞俱盡。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郭知遠本注驛去縣州三十里。先有奉送入朝及送嚴到縣州二詩見五之一。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  
孟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

謳歌惜謂東西川諸郡

三朝出入榮江邨獨歸處

一作寂寞養殘生

只一句送別已了。以下曲曲寫出衷語。都從次句領出。總攝在空復情中裏也。前半彼此合寫。後半彼此分寫。公於嚴去。有如失慈母之悲。不知是墨是淚。

寄高適

嚴武被召大約在夏秋之交。蜀州刺史高適代尹成都。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

楚字病字疑當互轉西川不得云楚招魂正可云楚客定屬互錯

詩名惟

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

是年四月代宗即位

南星落故園

南星指南星指高四川

本南郡蜀州又在成都南也。公稱後尹杜鵑亦云南極一星。仇見史記南河北河注有南星北星字引以為證可笑。注持省文耳。非可以為名也。如房芴之有東咸西咸不得云東星西星降婁之有左更右更不得云左星右星也。故園即指草堂。

詩當是送嚴到縣後聞高代尹而作。時本欲即還草堂且聞代尹之信歸志頗決。特以徐知道之亂不果耳。一二自慨非謂與高隔與鄉國隔也。言魂已不能北返則客居之需故人亟矣。三四見聲氣投合五六借新君遷落新尹幸高代鎮與草堂相即七八直吐歸就本懷。是詩疑團在故園二字或指適滄洲之故園或指公京師之故園。轉轉不合不知公入蜀後三年而成一草堂身雖頻出家口寄焉草堂固可云故園也。嚴武再鎮成都公寄詩云故園猶得見殘春是顯證也。諸家何遂忘之。解此則詩意豁然。而編次亦屬一定。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東津在縣州閬州今保寧府。集外

聞說江山好

嘉陵江遠閬州城三面又近郭有錦屏蟠龍諸山最勝公後有閬山閣水歌

憐君吏隱兼寵行

舟遠汎法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

縣不得慢陶潛

用郡督郵至東帶折腰車白帖錄事參軍即古督郵之職



如面相贈處。字字親切。

題玄武禪師屋壁

唐書玄武縣屬梓州華陽國志玄武山一名三隅山其山六曲三起。梓州詩。

何年顧虎頭

顧愷

滿壁畫滄洲

一作瀛

赤日石林氣

一作水

青天江海

一作

流錫飛常近高僧傳舒州潛山最奇而麓猶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武帝

錫飛聲錫遂卓於山麓道人

杯渡不驚鷗

晉書鳩摩羅什傳有杯渡比丘高僧傳劉宋時杯渡者至孟津浮木杯無假風

不憚然各於所識築室焉

似得

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高僧傳惠遠住廬山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畢頴之

參別列子海鷗軍

宗愜張萊民張季碩等

悲秋

涼風動萬里

遠而史孽吐蓋近而徐知道

羣盜尚縱橫

一作傳

家遠待

即下首所云老

書秋來為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山峽何

由見兩京

至梓未久家寄草堂茲因未得家人報書而作也前在縣州因聞蜀亂不迴家而東入梓已動出峽之興矣出峽可上洛陽而中原猶未靖故篇末寄慨焉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宵明卷簾殘月影高枕遠

一作送江聲計

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此因得家書後有感不寐而作家書中定有催歸之語今所云皆未歸情也故結言客情若此老妻亦應悉之何書中云爾乎黯然神傷舊以數紙為寄妻之書非恐

客亭

秋窓猶曙色落木更

一作天

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



朝無棄物衰一作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申上章也三四曉景有向曉而光明動蕩之意以反興下截也知分定而甘饑驅亦云能任運矣飄零句又結清客字意此後不久便迎家至棹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

悲歌裏乾坤一作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宋注徐知道兵守劔閣按句中下一與字兼言值亂而遠窺

此日意無窮

同是黃花酒也向嘗與朝士家人同把今大不然矣只一句全神都現蓋以七句對射此一句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錢箋徐知道反

武但兵九月尚未出巴嶺通鑑載六月以武為西川節度知道守要害拒武誤矣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

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

杜臆通篇不說憶嚴武只寫其客行之景與思已之情正是深於憶者○上四亦由已心憤叛發出若云以鎮帥而懼一小蠢未免不留嚴地觀嚴答詩絕不及阻兵事善於立言

○附嚴答詩

嚴武

巴嶺答杜二見憶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離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原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戲述○天寶中有苦雨寄隴西公詩即漢中王也名瑀新書肅宗詔收羣臣馬助戰瑀與魏少游持不可貶瑀蓬州長史鶴曰據詩云皂蓋又奉手札詩云剖符當是刺史而史誤耳按蓬州今屬順慶府在唐梓州之東○同在梓而曰寄未會而先之以詩也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宋注舊書魏少

游傳收羣臣馬在乾元二年冬公以是年出華州因與王別至是為五年也忍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



隨阜蓋自醉逐浮萍

三詩訴別踪悲窮客欣旅遇情致纏綿說斷酒處帶戲都是情生文也。○首章彼此雙提以敘別作領如此而忍斷合歡之助祇看斷酒之文乎相對索然則且萍踪自遣耳。○公既置草堂於成都則蜀中往來屬郡總以成都為主故雖在梓州亦曰成都客星也。座右銘當是漢中自製斷酒之詩指實事非泛用古。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

博議舊注病酒不起可笑

蒼生何蓋用此語按盧元昌又以博議為非盧說誤

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

終思一酌酌

山簡傳日夕倒載歸茗芋無所知集韻通作酌酌

淨掃雁池頭

西京雜記梁孝王兔園有雁池池間有鶴

洲

次章著自身作意言被廢作客更須假酒以遣之異昔遊非謂王不燕客也。在京結執此身尚列朝班今日相從轉眼而成浪跡博議云已知王歎我不起矣獨未許一醉相留乎思按下四翻轉說淨掃囑王掃徑待我也。

酒顛狂魯衛彌尊重

傅亮奏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錢箋明皇幸寧憲王宅賦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尚轉多瑀寧王子也徐

陳略喪亡

魏文帝與吳質書徐

空餘枚叟在

雪賦百鄒生延枚叟按枚叟即枚乘客深孝王應念

早升堂

三章作意又在打動王心自是收局神理言客中逢我即向者詩酒從遊之舊客也。况當履基零落之餘王能漠然於僅存之一老乎。○無歸路身為亂阻也。○首章斷酒用正筆次章酒濃用反挑筆三章酒狂用往事作影筆。

翫月呈漢中王

夜溪露氣清江月滿江城

江謂涪江

浮客轉危坐

朱注漢中王自梓歸蓬也我仇謂公獨行無據

關山同一照

一作點

鳥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

風吹暈已生

淮南子畫蓋灰而月暈關許慎注有軍士相圍守月暈以蓋灰環月關其一面月暈亦關於上

詠月以送行也月滿人離神情在有意無意之間危坐而念獨行神如俱去同照而驚鳥鵲情怯孤棲忽往忽回無窮絲繆結亦雅韻適見有暈恰切親王。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通泉唐縣在梓東南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邨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作上下截翻手格。上送一難。下還一解。慨異方者。正為形勝挑逗賞形勝者。仍為異方慰譬也。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陶開虞曰。公弟穎觀豐。舊作各在他鄉。惟占從入蜀。孰孰。知江路近。

頻為草堂迴。鶯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裁。

鍾云。家務瑣屑。有一片友愛在內。只見其真。不見其假。黃云。竹稀而曰影薄。杜善練字。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編廣德元年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時東京新經戰鬪。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二詩皆羈旅阻歸之感。以一意為兩層。首章空寫羈旅。為下章引子也。起句飄然。思鄉之感。已全領矣。望欲迷。神已注着故園。卻還未露。三四就難字申寫。五六就望字申寫。結聯妙又只將春意點綴。而客懷如見。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後聞官軍收兩河詩。自注云。田園在東京。戰場今始定。初收河南移。

柳豈更能存。袁江南賦。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

理舟楫。長嘯下荆門。在三峽外。

次章明寫阻歸。為前章出路也。天畔。躡羈栖。登樓。隨春。帶題目。入故園。點眼。三四承故園作轉。言亂雖定矣。家豈存乎。下又翻出他往以醒之。蓋家園殘破。既不可歸。而蜀中冷落。又無可倚。則且遊吳出峽而已。客感都在言外。

送司馬入京

司馬不知何姓。詩言羣盜恐當指河南北。仇因黃鶴之說。遂與廣德二年。巴州聞收京。送班司馬併為一題。豈知所



指各別。  
集外詩。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公為拾遺。在肅宗朝。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

秦。黃閣一作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首句單提縮住。中四都從忝從臣生出。而領聯卻就司馬之去。渡入回羨緣由。司諫謂在朝之為從臣者。故人謂從臣中有為我先朝同官者。恰好接落向來字。而論社稷。則指先朝在官光景。涕霑巾。則因今日羣盜。至此纔覺回首句。又卻倩司馬為傳達處處仍不拋送行本色。初看語語若斷。細玩節節相通。作意作法之奇。至此極矣。

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水擁春沙。種藥

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正月史朝義走河北。失喜問京華。

聞故鄉賊退而不得親見。故以遠遊命題。非行役詩也。慨意少。喜意多。

柳邊

依鶴編。集外下同。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

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枯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霸上遠愁人。

公上世漢南襄陽人。霸上。又舊遊也。

花底

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

潘安縣。河陽事。堪留衛玠車。晉書衛玠風神秀異。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深知顏色好。莫

作委泥沙。

仇云詠梅。愚謂詠桃也。潘縣衛車亦以洛陽為憶。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崔為公之舅。集外。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

黃牛峽。干道志白狗峽在歸州。黃牛峽在彝陵州。朝雲暮雨祠。高唐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所過頻問訊。

到日自題詩。

翁之下峽想當北歸。故驚心橈發。思欲歸見宗族。因囑其隨處通問。謂已即到也。渡曲。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唐志梓州治鄴今併

入潼川州

憑高一作登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

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起結寫惜別。而中四俱從去後途景取致。為前後激射。格奇。

題鄴原

一作縣

鄴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集外詩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

搜神記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風不鳴條。文王夢一

婦當道哭曰。我泰山之女。為西海婦。欲歸灌壇。令有德廢。吾行。吾行必有大風疾雨。

春青彭澤田。

陶潛傳。潛為彭澤令。公田五十畝。種秫三十畝。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上表郭君治化。下見賢才每屈於小位。問幾賢者。小位中往往有人也。語似泛慨。而郭之賢已顯。

涪江泛舟送韋斑歸京得山字

築草堂時曾憑見松樹子。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作心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美君還。花

遠一作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以久客人送還京客。自應神往於彼。而心傷於此。

泛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

明

岑參集序。參出為虢州長史。改太子中允。范無攻。



遲日滾春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一作問各衰年。

詩與前篇一類。報衰年。着各字。顯出兩下遙意。神情。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東津在蘇州。縣與梓相隣。或時往來也。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勸盃下。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郵得易為情。

作意都在頓送客。不隔日上。

雙燕

旅食驚雙燕。一作雙飛燕銜泥入此一作北堂。應同避燥溼。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寒暑。燥溼

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顧注。雁云天空飛任鳥吾亦離殊方。

對雙燕而言懷也。公之去志久矣。何必在秋燕以秋歸。假此見志耳。

百舌

王十朋曰。百舌反舌也。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張儀傳。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君側有讒人。

汲冢周書。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按程元振方用事。

聞百舌以自警也。好議論而身羈孤跡。雖鞞晦。箚詠濫觴。禍之招也。前云將詩莫浪傳。即此志也。詩蓋用汲冢書而不同其意。書比讒詩。自比也。舊解誤會。便通身

語

登牛頭山亭子

寰宇記。牛頭山在鄆縣西南。四面孤絕。俯臨州郭。樓閣煙花為一方勝概。



路出雙林外傳大士傳大士捨宅於松下建寺因名雙林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春

一作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

百花叢

由孤字影出身字由遠字影出信字要是由身孤信遠纔於寫景處落得此兩字下也蓋景情相生篇法乃融

上牛頭寺

寰宇記云山下有長樂寺按此所詠乃在山頂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

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鴛啼切移時獨未休

無拘礙者到此心斷諸緣浪出遊者且得身堪一散所謂意不盡者也寺靜池幽皆足引人不盡轉惱鶯聲聒耳矣

望牛頭寺

先上寺後望寺猝然難解杜臆認為題誤欲以望字置在寺下則兜率寺不應兩誤且使解詩都錯玩詩意始知望乃出寺後

回望

牛頭見鶴林涅槃後分佛入涅槃東西南北合為一樹慘然變白故名鶴林梯逕繞幽澗春色浮山

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釋迦成道記一燈滅而一燈續布地有黃金觀經琉璃地上

休作狂歌老迴看不住心衆香寫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以黃金繩雜廁間錯

解者認題不清又誤看首句遂引地志州南鶴林寺為證大非也愚意此詩傍晚出寺回望而得耳鶴林即寺旁之林乃佛門林木通稱也林澗則寺藏但見鶴林矣三四景愈闊天河春夜初昏見西隅故曰宿殿陰五六由望而憶及寺中所見即長明之燈寶勝之地而喜其法輪昭煥境界清華遂猛然自悔曰吾何戚戚狂

歌為也回看禪心何其毫無繫著如此也回望之義了然矣要惟心戀安禪故爾回望下四實是上四之根

上兜率寺

候圭觀音寺記梓州浮圖大小十二慧義居其北兜率當其南牛頭據其西觀音距其東按成道記注梵云兜率陀

或云觀史陀此云知足即欲界第四天也愚嘗聞一老堂頭曰率當讀如字凡梵語之不譯者祇取此方字音相近觀史兜率音相近也譯手不一故各見讀

如律音者非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圓覺經略疏圓覺自性本無偽妄變易即是真如江山有巴蜀



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

庾信常有鄉關之思。故作哀江南賦。

周顒好不忘。南史周顒

音詞辨麗。長於佛理。於鍾山西立精舍。

白牛車遠近。

法華經有大白牛形。體殊好。以駕寶車。

且欲上慈航。

一二對體。三四氣象。蓋五六將自身轉側牽搭。七八結出。仰法意收束完密。說未句已含泛江之意。恰好接着下首。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

涪江也。

霏霏雲氣動。

一作重。

閃閃浪花翻。

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舊解之誤。同前。此蓋泛江回望而作。一二身在江間。見樹不見寺也。三四由彼及此。但見山雲遠動。江浪近翻而已。此時境界曠闊。宜知天大矣。而心依初地。猶然但見佛尊也。著一餘字。見過後之思。結言嗣此當常常隨喜。着時應字。見續叩之義。舊解之失。不辯可知。

甘園

甘。柑通。李實曰。柑園在梓州城南。今猶名柑子鋪園廢。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結子

隨邊使。開筒近至尊。

唐書梓州土貢有柑。

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感意在奉貢。亦遠關之思。

陪李

書作章。

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

寺

唐書閬州屬山南西道。遂州屬劍南道。果州屬山南西道。地志惠義寺在郾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

一作倚。

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無人境。不住天。靜而超也。鶯花聽彼繁華。樓閣自成幽僻。亦可以了俗緣矣。全為下半領神。誰能解印。非笑之。亦非勸之。正見世網難脫。借四君以影已。仍自歎不能灑然相就也。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峯字

集外詩。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



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青寂寂。一作此別惜相從。

上四不獨寫寺。寫寺中相與流連也。第五預擬程圖第六倒括別况七八接落自己稽留成都草堂在焉能無愛惜。

數陪李嘗作章下同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

首贈李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

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看來女樂自在諸舫本非使君所載首章單就女樂點染彼此尚未相接下章始相狎近。首句只將使君下馬登舟略逗次句徑入諸舫女樂三四寓目五六見不一舫七八妙盡女郎之態與此微相引動矣。

白日移歌裏。清宵近笛牀。翠簪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

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羅敷行。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莫學野

鴛鴦

次章丘而即之。一。二。由日而夜由離而合。提掇清醒三四與上章之江清野曠大別。比直圍遠使君矣。下四更離合生動。千山暮候騎久待也。一水香花叢裏出也。二句可畫結雅而韻。語氣似曉。彼女郎卻以諷使君也。帶戲。

送何侍御歸朝原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

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三四一喧一寂景中帶比。下半從此領出。

江亭送省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省在蜀州之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晚

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一切亭二映江即帶設餞三四轉側起下五  
六即景承三七八言懷承四喜自喜也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

議諸昆季

鹽亭在梓州東北九十里唐書蓬州屬山南西道清書嚴震字  
遐聞鹽亭人授州長史王府諮議參軍寰宇記震及弟礪墓在

縣西員戴山下  
昆季或其人也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  
漠漠春郭水泠泠全

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異苑陳仲弓與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  
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長歌

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往來諸屬邑不無望於諸地主也淡淡泠泠景象殊落莫矣所謂意  
無極者以此顧注謂欲其長吟此四韻何異嚼蠟嚴家句太質

倚杖

原注鹽  
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一作  
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沐市江橋春聚一作  
七船

狎一作  
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郭內謂近郊未必定是城內也物皆  
生意已獨淒涼去年此時方仗嚴武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二首

唐書蘇州治巴西  
縣按縣與梓接壤

或時有往來  
集外詩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

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胸

上四祇就江漲寫勢五六寫意有法遠舉苦稽留之感七八假同病  
以自寬仍顧觀漲仇云此曰同客舍又呈曰同浮萍竇亦寄跡者

轉驚波作惡一作  
怒即恐岸隨流賴有盃中物還同海上鷗關

心小剡縣九域志越州有剡縣二統志今紹興府  
嵊縣地按此即王子猷訪戴處地近海俯眼見揚州揚州境東  
連海門

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此就前首五六意翻轉因水漲以鼓浮海之興亦因留滯而姑為曠語也一二故下作惡隨流字正以撥動本懷三四露意而句中有伴便已帶着賈君矣五六緊接海字小之云者似之也七八以主摯賈言外見浮海非無伴矣情人字俚

又呈賈使君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卻一作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萍

波綠則新澄矣岸青則漸殺矣而暮愁不醒則以疎縵浮萍故也劉遠謂三四剗削不當欵

陪王漢州畱杜縣州泛房公西湖

漢州今隸成都府在縣州西南去梓又稍遠舊書房

琯德上元元年出為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仇云寶應二年即廣德元年也其云夏名誤據詩春已赴台矣愚按王漢州蓋繼房之任者錢箋勝覽云房公湖又各西湖壁記云房牧此邦時鑿

舊相恩追後房先為相故云舊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

有光輝鼓化尊絲熟說文鼓配鹽幽菽也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有羊酪刀

鳴鱸縷飛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湖為房公舊蹟而房又公之知己篇中自宜首及然現在同泛者新使君也此中卻分賓主看其落筆斟酌言言得體首提舊相遙為房賀也卻是遞下語次句則歸美使君能增輝前政矣三四分頂着到自身言隨朝則無分而陪宴實有光兩邊氣誼俱見筆復側注五六又即以房湖物產作王宴鋪排更能融洽入化結聯恰好就宴上收合使君而曰雙皂蓋則不漏

舟前小鷺兒原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一作過無行亂眼多翅

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起聯似織遭雨因波萬言避亂而致羈窮也狐狸指羣寇正與五六應蓋用張綱安問狐狸語也

漢川王大錄事宅作

漢川疑當作漢州按魏志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蓋指張魯所據漢中為三公則未嘗留止漢中



也王錄事疑即前詩  
王漢州之姪。○集外

南溪老病客相見下肩輿近髮看烏帽催尊煮白魚宅中  
平岨水身外滿牀書憶爾才名叔含悽意有餘

似是適相值而邀入其宅者宅恐是寓舍老病客公自謂近髮看帽錄  
事惜公老也才名叔當即指王漢州感其姪而兼憶其叔也仇解疑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  
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天下兵戈滿

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一作  
笋抽

梢合過牆原注奈草堂  
在成都西郭

韋郎想亦流寓者篇中賓主融化然着同病字則純以自身驅駕歲月長言久淹  
也何等蘊藉結聯從別筵春日內抽出囑問在韋而溪竹仍歸自身所謂融化而  
驅駕者也色  
復通體蒼秀

臺上得涼字

時有陪章留後宴南樓詩見五之  
二。留後名彛以梓州守攝東川

改席臺能一作  
為迴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溼山谷進風涼老

去一杯足誰憐屢舞長何煩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接陪宴篇來從南樓移席臺上也是篇無一語複前卻無一語雜出與陪宴篇都  
不作世故周旋疑俱是醉後作。○上臺景下酒懷本篇之格法也改席對前樓宴  
留月對前江黑三四對前雲低雨細五六對前取醉  
窮途結聯對前白頭翁此兩篇之脈理也須合看

章梓州水亭

原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吳郡志席謙郡人梓州肅明觀道士善菴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芟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屬

淮王至世說梁王趙王之近屬  
按淮王以漢淮南比漢中高門薊子過神仙傳薊子訓至京師諸  
貴人二十三家於時各有

荆州愛山簡荆比梓  
山比章吾醉亦長歌

人知秋水多之曠懷豈知吏人少之適意橋外遠得  
妙席邊近得妙杜臆云後半於刈四人卻流利不板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集外詩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絕葦終不改。勸醉一作酒欲無辭。已墮峴山淚。晉書羊祜嘗登峴山置酒祜歿百姓建碑其上名為墮淚碑

因題雪雨詩。孫楚陟陽候送別詩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諸君是任梓而去者行子貼諸君映江之幕祖帳也排檻之旗行旌也下四舊都鵲窠思意公自入梓以來頻遊諸寺往復依依實有學佛之想今云絕葦非果斷肉謂此志已决幾幾謝絕人事矣茲乃不辭共醉者為感於解組之知交臨岐之送別此情有難自禁耳

客舊館

仇編梓州時或周流近邑復歸於此。集外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聲字出韻。或作聽。無由出江漢。愁緒一作秋緒日冥冥。

起句單提通首。卷慢則無熱鬧。砧則近寒節改而歸愁依舊也

送竇九歸成都

集外詩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未詳所在。乃是竇九現在寓館。不指成都也。仇注非。問綰錦官城。魏志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往省自驅驢不止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傳舍告歸。父賜嫌一疋。威問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曰。此吾俸餘。聊助汝糧耳。竇子有異才。而學或未優。故以文章不盡提起。意若助之。苦節猶云苦志也。讀書句。蒙上陪下。問綰仇云。恐是竇少尹之子。理或然也。結又彼此切合。而題詩仍映

有感五首

或編廣德元年之春。則風急梧凋之語無着。或編元年之冬。則吐蕃以十月陷長安。詩中不見。宜在元年之秋。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開元天寶之間。過寵邊將。邊將驕悍。而輕朝廷。致滋叛亂。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通鑑。上年冬。討史朝義。至洛陽北郊。驟擊之。朝義走

僕固懷恩及其子瑒乘勝逐之。於是賊將薛嵩李抱玉張忠志等各以河北諸州降。廣德元年春。田承嗣亦降。范陽李懷仙殺朝義以降。按雲臺舊邊。猶云朝廷舊物。



槎斷消息

乘槎斷猶言聲教斷便有吾奉使無處覓張騫

五詩大意總為河北藩鎮而發是年春僕固懷恩奏留降將意在奉賊朝廷厭苦兵革因而授之魏博盧龍形勢連絡又習見安史已事擅命之勢已成公有憂之一章言雲臺舊拓邊二章言諸侯春不貢三章言盜賊本王臣四章言未有不臣朝五章言胡滅入還亂皆明指河北全不及吐蕃錢仇諸人援據紛紛蕃藩錯出幾如亂絲難理何其過歟時雖吐蕃不久入寇然詩固各有所指也○首章總領大旨上四一直下追原猶始流毒多年釀成今患何以善後哉是個統貫下乃就時事推言以致慨謂此史孽新殄之區原係累朝舊境而今聲教復阻將無由可通矣○蒙恩澤斷指昔日過寵祿山始與次句及至今字相貫報皇天者措置得宜上當天心之謂思善後之圖也即下文行儉德建親藩重郡守等事仍貼君詭斷消息即下所云春不貢將自疑等意更肩吾以使江州為星槎可知不坐煞西域事舊注指李之芳使蕃被罰則上下宗旨各別雜亂無章矣

幽薊餘地豕

諸鎮皆安

乾坤尚虎狼

即謂諸侯

春不貢

李懷仙田承嗣之徒

使者日相望

河北等鎮凡拜節度防禦等使皆命使持節就鎮授之

慎勿吞青海

謂吐蕃

無勞問越裳

宋注天寶後南詔叛唐歸吐蕃越裳指南詔也按今為雲南老撾境

陽

二章明點河北隱諷朝廷也。一、二言降將擁兵國患方大。三四申之春不貢則彼為我抗日相望則我為彼下。如此則噬人之勢可虞宜發憤問罪矣。下乃重為太息曰今勿侈言遠略也。即此兩河近地大君方以休息為期耳。直探其心事而不下斷詞史所謂苟冀無事者和盤託出。非謂西南可置度外特借來觀起河北耳。勿以辭害志。仇注以虎狼指吐蕃全無着落。渠蓋泥於青海兩句耳。何弗思之甚也。既曰虎狼則宜驅之莫緩何反云勿吞反云無問豈知此為觀筆耶。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

便記成王營洛邑曰此天下之中也四方入貢道里均焉

日聞紅粟腐

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

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自此以下三章皆所謂報皇天者乃條陳善後之圖也。錢箋以此章為避吐蕃幸陝州程元振勸都洛陽郭子儀附章論之謂東周險不足恃天子躬儉節用則寇盜自息公正穩括其意思謂如錢所引則詩當作於十月以後矣何無一語及吐蕃陷京事耶。蓋營攻之洛陽為關中漕運咽喉自兵興陷沒道梗迂費關中百姓按德以給禁軍公私兩竭久矣。時則東京再收而元載劉宴以宰相領度支頗好言財利必有議復舊運而以遷都就餉之說進者雖浚汴通漕之事尚在明年



而諸臣預籌國計所必然也。公得之傳聞喜與懼交至焉。喜國用之復充而懼根本之輕動及專利之漸長也。上四傳述所聞下四條陳理勢。句句有下落。日聞言近日有聞此二字直貫兩句。謂傳聞駕將東幸也。金湯指洛下。宇宙新起下行儉以安反側。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錢箋）上皇分封諸王如禹之與子故以卑宮言之愚按詩不言上皇事卑宮猶云朝廷制詔遙如符券壓

類。終依古封建。豈獨聽蕭韶。

四章仇云勸朝廷建宗藩以攝叛臣也。愚按觀此詩寫景知作於吐蕃未入寇之前。一二即秋景為比。不必如錢氏以桂梧分配王室宗藩也。三四接法敏捷用強幹字能令正喻交映。着不臣句緊與藩鎮對針。五六仍蟬聯而下。授鉞暗預不臣制詔直起封建。謂使親賢得專征伐而朝廷遙為節制深達封建事宜不落迂腐。混古議論結言如此。則豈獨虛談。儼武粉飾太平而已哉。正與大君息戰相激射而婉約其詞愈見筆妙。此句舊亦不得解。盧注公為王閬州進論安危表屢申親賢磐石之義。

胡一作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河北降附之後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秦留降將分帥）登壇名絕。

假後日賈林說成德叛帥王武俊曰大夫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狗忠義可證此句執玉爾何遲。領郡輒無

色之官皆有詞（錢箋）國史補開元以前有事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按後日烏重循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上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豈能畔哉所以六十年拒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

末章極言藩鎮之弊以收束全詩欲反其道惟在重守權以蘇民困民困蘇而國患亦息矣。一二倒裝推言驕恣之由謂史尊職矣而諸降人猶然擁兵者由於將臣有賊平失寵之疑而秦留之也。三四直斥負固之罪五六形容郡守積輕之情狀最為剴切。末冀君人者動心改轍蓋是時諸鎮悉舉管內戶口壯者籍為兵其屏弱顛連之慘非得親民之官莫與軫郵矣。歸結到問瘡痍三字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效不獨在鎮權之革而已。洵碩畫哉。黃生曰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諷人君也杜臆曰讀此五詩自許稷絜信非虛語。

送元二適江左江左於唐為江南東道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



丹陽尹

宋書晉太康年分丹陽為宣城郡而丹陽移治建業元帝改為丹陽尹公孫

白帝城

元和志初公孫述至魚復有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元帝序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即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

元二必負氣好談兵遊諸侯間者昌黎送董邵南序彷彿此詩語意上四趙汴云亂離之際作客送客倍難為情愚按丹陽尹白帝城比當時藩鎮跋扈時雖江淮以南未有擅命者然習見燕齊連結或將觀望生心且元二苟得志於江左或至呈身河北是皆不可知婉商微諷意深遠矣

薄遊

謂閬州之遊此下皆閬州詩

浙浙

一作浙浙風生砌團團日

一作月

隱牆遙空秋雁減半嶺暮雲長

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

朱注閬州漢巴郡地

今夜復清

秋光

當是初至閬州所作故題曰薄遊通首只言景不言情而悲懷盡吐

薄暮

江水最濶

一作長流地最濶言水落地字作處字解

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

探

一作擇

澗枝故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自

成絲

曰最濶曰薄暮已含僻遠衰遲之意曰隱草曰探枝宛然寄跡情形下四神理都具於此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唐書閬州閬中郡屬山南西道按今

保寧府附郭曰閬中縣即此

聞道王喬烏名因太史傳

太史何王喬雙鳥者

如何

一作何如

碧雞使

王褒傳益州有金馬

碧雞之神使褒往祀焉按碧雞使即指青城之任蓋青城屬蜀州即在成都西也

把詔紫微天

晉書紫微宮垣十五星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

居也

秦嶺愁回首

一作馬

涪江醉泛船

由閬赴青城當從嘉陵江入涪江而下大江

青城湯

讀士公屏

卷之三 五律

天

寧手齋



污雜吾舅意凄然

舅似為縣而兼領使命者青城污雜大抵以備番軍擾之故然通首不甚分曉姑闕之

放船

送客蒼溪縣縣屬閬州在州北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放舟

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一作天自在謂嘉陵江坐穩興悠

哉

自蒼溪乘船迴閬蓋別客而返也敘事明晰寫景波峭五律之開宋者

贈韋贊善別唐志東宮官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江漢

故人少江漢統指嘉陵江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贈別故人絕從自己羅樓苦衷一片深出

愁坐舊編在梓詩言十月應在閬州集外詩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閬水繞郡三面

即嘉陵江葭萌氏種迴華陽國志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漢中號曰葭侯因命其地唐書縣屬利州左擔犬戎屯李克蜀記自縣

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負擔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終日憂奔走憂蕃擾而欲避歸期未敢論

為吐蕃寇擾而發十月長安之陷時猶未聞但憂蜀秦道梗也見野而更臨門寒景憂端都從此觸起

警告原注高公適領西川節度是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先是高適練兵於蜀以備蕃警以下諸篇皆言蕃事在三州未陷時大約是冬初將欲

還梓時作

才名舊楚將宋注至德初適陳永王璘必敗肅宗以適為揚州左都督長史淮南節度妙略擁兵機玉壘

雖傳檄玉壘山在灌縣西去成都不過松州會解圍松州即今松潘最偏蕃境和親知計拙公主



漫無歸

中宗曾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

青海今誰得

誰得猶云奚似

西戎實飽飛

上四援高公舊略莫警檄之或解不可必之詞也。下四追和親失計致蕃戎之益肆不可測之詞也。妙在婉約其詞。玉壘傳檄主警報到蜀為言兩句本側下仇解指威州威即維州也。亦偏蕃境則句法不應側矣。

王命

漢北豺狼滿

唐書寶應元年吐蕃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又取蘭河等州隴右盡亡按其地皆在漢源西北

巴西道路

難

巴西指蜀之西北邊 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

朱注廣德元年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

牢落

新燒棧

唐書上元二年奴刺黨項寇寶雞燒大震關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之

蒼茫舊築壇

如子儀開廢嚴武罷鎮之類

淡

懷喻蜀意

漢書唐蒙通夜郎誅其渠帥巴蜀大驚恐上使相如喻告

慟哭望王官

漢北巴西杜提三四總統言之五六亦總而詩意卻借舊築壇句度落喻蜀王官此則以王命命題之意雙起單收在蜀言蜀也。血埋將甲泛指禦藩將士耳蒼茫舊壇遙莫專委猶望耳朱注以呂月將戰死當血埋以命子儀出鎮咸陽當築壇此係陷京幸陝時事如此則宜痛及蒙塵不得但以喻蜀為汲汲矣今詩中不

爾可知詩作於九十月之交無容湯引十月間三千里外長安之事也。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

無安地

用說苑桃梗泛泛語蓋自謂

銜枚有荷戈

漢書顏師古注枚狀如箸橫銜之結紐而繞項以止言語

官軍未

通蜀。吾道竟如何。

哀征戍之擾而自憂轉徙也。一四見人盡從征而無安地之脉已引有荷戈正是跌實無安地歸宿到託足無從作結。

西山三首

西山即松維等州諸山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

李宗諤蜀圖經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高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井底是西蜀控吐

蕃之要衝。築城依白帝

一作連

希云白帝西方之帝也。舊引夔州白帝城非是

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

鼓。羗兵助鎧鋌

一作動

公東西兩川說仍使羗兵各繫其部落

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賣土心屏

卷之三 五律

三十

五七



統述西山時事是首章體上四言地勢之險峻五六言備禦之勞懷結點清吐蕃

辛苦三城戍

當在松維保三州之界今為松潘威州保縣等處

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

唐書印州有火井縣按印在維保之東

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

賊營一作成壁壘迴首得無憂

次章申前首五六意言防戍不支也各兩句說我軍兩句說賊勢相間成章下四即申上四

子弟猶深入

公兩川說有印雅子弟羗子弟皆以備蕃者

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唐書

導江縣有蠶崖關

灌口米船稀

一統志唐初於灌口置盤龍縣尋改導江縣按蠶崖關在灌口在成都西五十里為備蕃饋運之出口

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上四言供應之疲敝乃是穩括上兩章所云下四冀其克捷功成乃是收局翻身勢末章體也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雪嶺

防秋急

鶴曰高適傳適出西山三城置戍西山即雪嶺也

繩橋戰勝遲

繩橋據元和志在茂州正北是松維之間黃鶴謂是彭州三守捉城之繩橋此去成都甚邇吐蕃未到此何得有戰

比與前數篇一類欲由閬歸梓而作雨阻行人行猶可待雨林戍士戍且無休三四即借雨景搭上手法便利五六竟頂漢旌旗此漢字作中華解末亦希冀之辭

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附巴蜀安危表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自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久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頗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是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願顯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戎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



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磐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為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獲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於當時扶危塗於已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及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援是重敏之下免出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歸歷歲時非所以塞眾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已伏惟明主裁之勅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劔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關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做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為親信於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眾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顧亦勤矣况臣木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滋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談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云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頓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痛寐報效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遣憂

亦當編閬州集外詩

亂離知又甚

通鑑十月吐蕃入寇程元振皆不以聞至武功京師震駭上方治兵而吐蕃已渡便橋倉猝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消息

苦難真

傷春詩原注所云巴閬僻遠之故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盧注先是郭子儀數為上言吐蕃當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上狃於和好不納公不忍明言故託之古人紛紛乘白馬侯景攘攘著黃巾後漢張角自稱

蕃當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上狃於和好不納公不忍明言故託之古人紛紛乘白馬

天公其部皆著黃中仇注是時高暉以城降吐蕃王獻忠骨豐王以迎吐蕃故云隋氏雷宮室唐都即焚燒何太

頻長安前陷於祿山今陷於吐蕃

此初聞京陷而作當在十一月三四非追答語乃聲淚俱下語五六憤詞七八歎詞

巴山

亦指閬州集外詩

巴山遇中使云自陝舊作城來盜賊還奔突義從去乘輿恐未



回天寒邵伯樹

九域志邵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

地闊望仙臺

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所建在華陰縣

狼

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此續得幸陝之信而作通篇悉是哭聲邵伯樹繫心行在之悲望仙臺遙意宮闈之隔

早花

集外詩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日巴江曲

荆楚歲時記諺云臘鼓鳴春草生

山花

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春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

催

此逢臘而遙寄蒙塵之歎月兩易矣花又發矣而安穩之信杳然鬢催又何足慨

歲暮

還坪州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

日流血朝廷誰請纓

終軍傳請受長纓必羈南粵王置之闕下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

驚

雖還梓州亦客也中四兩申用兵兩起壯心寂寞者無事任也

送李卿暉

世系表暉太鄭王房淮安忠公琇之子。二年春復往闕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露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

漢書注張晏曰

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

蔡曰地理志闕

州有晉安縣本晉城故曰晉山仇云兼用介之推入縣上山中事宋注公嘗扈從肅宗故自比之推魏闕尚含情

送人還京神馳魏闕想行者之情致居者之感無限低徊。帝已還京公猶未聞故傷春詩有巴閬僻遠之注見五之二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

一作城空

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

一作春送雨

茫



茫八駿隨天子。

拾遺記八駿名曰絕地翻羽奔宵超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羣臣從武皇。

次公曰漢武初幸汾陰至

洛陽優尋於泰山

遙聞出巡狩早晚徧遐荒。

所以有江陵望幸之詩見五之二

上四景也而其神理便有寂寞遼遠京信杳然之慨憶帝之情都已攝起詩魂在筆墨之外也

卷三之三

離正己夙  
皆囑補氏物固



